

# 每戲獨幕劇作

董每戲著

文通書局印行

# 鋼 鐵 人

(五幕九場話劇)

編劇：劉相如

遼東白山文藝工作委員會編

中華民國

五月貴陽初版

文藝 每齣獨幕劇作

紙版黔元白報紙本

定價國幣六元六角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有必

作者 董 每 齣

行人 華 問 渠

刷所 交通書局貴陽印刷廠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上海 廣州 長沙 重慶  
貴陽 成都 昆明

## 付印題記

抗戰以來，因為儘忙着戲劇行政及導演方面的瑣碎事，就少有寫作的工夫，所以四年來在劇幕劇方面，僅只寫了這麼七篇，又都是爲着舞台的需要，匆匆寫成的，不免欠完整。七篇中惟「神鷹第一曲」及「學生弟兄」兩篇未發表過，倒也會在電台和舞台廣播或演出過。貨色雖然不甚道地，却頗有敝帚自珍之意，故輯印問世，同時可以留作紀念，紀念我在這四年中總算已爲「突破脚本體例」這一事盡過微末的力了。

每載識于黔教廳

# 目錄

付印題記	一
一、神農第一曲	一
二、蠻生弟兄	二九
三、俘虜	五二
四、孤島夜曲	六九
五、未死的人	九四
六、該爲誰做工	一二七
七、最後的吼聲	一三九

# 神鷹第一曲（二幕二場）

時 抗戰前數年的某夏天

地 中國任何一都市

人 高象臣

馮 氏 （其妻）

高鵬飛 （其子）

高玉華 （其女）

徐車香 （鵬飛同學）

莊毅貞 （鵬飛同學）

劉 二 （僕人）

## 第一場

一個中國式的客廳，建築相當雅觀，陳設也相當精緻。幕啟時，高象臣，五十餘歲的主  
人，手擎白銅水煙袋，在室內走着，像是在想着什麼。（這一場的時間是上午，由正門屏  
門看出來，花園中的樹木上閃着金黃色的太陽光，蟬正在樹梢拖長了聲音鳴着。）

（自內室出來，手裏拿着一本捐款冊子）爸爸，當真是一個子兒也不捐嗎？  
（搖搖頭）

華 那叫我多丟臉啊！

臣 常是那樣捐，這樣捐，沒有那麼多的錢。（坐藤躺椅，吸水煙）

華 我這還是第三次向爸爸借錢哪，不過，（靠近父）這一次的意義重大，爸爸有的是錢，捐幾百塊不在乎。

臣 幾百塊？那兒來這麼幾百塊？

華 我知道，爸爸存銀行裏的錢很多。

臣 那麼點兒錢只够你和你哥哥的教育費，嫁娶費，跟我們一家子人的生活費。

華 校長指望著爸爸能多捐點兒錢，我也以為爸爸一定可以多捐點，究竟爸爸是位賢明的家長，況且這次捐款是爲着建設國防，意義重大。

臣 別吹噓啦，我不賢明，每次捐款都是說得有充分理由重大意義的！

華 照爸爸這麼說起來，好像我扯謊騙爸爸似的。（生氣）

臣 不是說你騙我，我是說那些專想花樣纂捐塞自己腰包的人。（拍拍她的肩）好啦，你別噁著嘴，爸爸瞧你的面情，捐拾塊錢就是，不必寫在簿子上。（由衣袋摸出十元給他）

華 爸爸只拿十塊錢，還是瞧我的面情！（不肯接）

臣 這年頭兒來錢不容易，十塊不能算少。

華 那麼爸爸瞧我的面情，索性爽快點捐三百塊！（翻開捐冊走近桌寫，）

臣 （念去拉住他的手）別胡搗亂。

華 （撒嬌）不，不，爸爸這點兒面子都不給。教我多丟臉。

臣 還有甚麼丟臉？

華 誰都知道爸爸有錢，可是只捐了十塊，同學們不笑話我嗎？

臣 好，好，我再加十塊好了。

華 我可不是跟爸爸做買賣，十塊二十塊的加。

臣 你也不是「一言堂」「不二價」啊。

華 我可不討虛價，「老少無欺」。

臣 (笑) 得啦，(邊說着邊放下水煙袋由衣袋裏取出一捲票子來，數了半天，扯出二十元) 得啦，捐二十塊算了，我不除賬，給現款。

華 捐錢當然是給現的，誰還給你記賬？可是二十塊現款太少了，我的面子決不止值這麼些，爸爸不肯捐三百塊，我找媽媽去，(邊說邊走向內室的門，叫) 媽！

臣 你媽媽做不得主，找她有什麼用？(正擬入內，母適出來)

華 媽媽你說說看，爸爸太瞧不起我了不是？

馮 什麼事啊？

臣 孩子真玩皮。

華 爸爸說瞧我的面情捐了二十塊的建設國防獻金。媽，你說我的面子只值二十塊法幣嗎？

臣 二十塊還嫌少，青年人太瞧不起錢啦。

馮 又是什麼捐？玉華，你別管那些，那樣捐，這樣捐的，一年到頭也不知有多少次，我們那  
來這麼些錢應付？



臣 你瞧、媽媽還不是這麼說，真的、捐錢十次中間難得有兩三次靠得住是爲公的，大半是主持的人塞進自己的荷包。

華 那有這樣沒有廉恥的事，爸爸自己不肯捐錢，別冤枉人家。

馮 你爸爸說的也是有道理的。你年紀小，不知道世故，好了好了，爸爸既然肯瞧你的面子，捐了二十塊，也就算了。

華 (噙着嘴) 我不要二十塊，二十塊法幣還買不了飛機上的一顆螺絲釘。

臣 真不要嗎？不要，那我就拿起來給己用啦。(欲塞入衣袋)。

馮 (去拿了二十元票子) 別噙着嘴，拿二十塊也多二十塊，總算你跟你爸爸爲國家出力出錢啦。(把二十塊票子又塞在她手中)

華 那末，媽媽也捐十塊。

馮 我那來錢？這二十塊就算我跟你爸爸兩個人捐的。

華 呵，呵，這又顯得我的面子更不值錢了。

臣 孩子，別爲這件事跟我磨菇了罷，誰叫我跟你媽都疼你呢？今天算我走破財運。來，來，再爲你媽捐二十塊，(又拿了二十塊出來)爽快不爽快？

馮 你的面子可真不小！(又把二十塊拿來給她)

華 (接了錢) 這不知是什麼折扣？(寫捐冊，撕了一頁給父)

臣 這倒不必要。

華 免得爸爸疑惑我塞進自己荷包。

臣 這，這孩子說話多俏皮！（手指彈彈她的臉頰）

華 媽，那我要出去了。

馮 早些回來吃午飯。

華 （點頭向門外走去，忽返身）高先生高太太，謝謝你們的捐款啦！（她深深地鞠躬，大家都哈哈大笑，她笑嘻嘻地跳着出去了。）

臣 （對着門感慨地）好孩子，好孩子總是惹人歡喜的。

馮 跟他哥哥就一模一樣，有了這兩個孩子在身旁，年月易約就像飛過去似的，一轉眼男的該娶女的該嫁了。

臣 可不是？怪不得我們老了！

馮 尤其是我老得快，四十五歲的人，就像五六十歲了，

臣 可不是？你還記得嗎？你生鵬飛的那年……

馮 那時候我正是二十四歲。

臣 是啊，那個時候，我已經將要滿三十歲了，有一次我留了鬍子，你還不高興呢。沒有那樣的事。

臣 你忘了嗎？那年夏天我留了鬍子，你總逼我把它刮掉，現在這樣「于思于思」的了。

馮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現在對你的鬍子有好感了？（微笑）

臣 呃，也許覺得我的三縷鬚美呢？哈哈。（很高興地理自己的滿臉鬚坐了下來）

馮 你就愛說笑話。（欲進內室去）紅燒牛肉還是要放糖嗎，假使要，我就叫徐媽放進去。

臣 少放點好了，你慢點進去，我還有話跟你說。

馮 是不是談孩子的親事？我看還是由他自己選擇好些，他近來很愛莊小姐似的。

臣 我不是要和你談這件事，現在這時代兒女的親事，自然只有由他們自己選擇，做父母的不過爲兒女們作最後的決定罷了。

馮 唔，我也是這樣想。

臣 我是想跟你談輝飛……（目視內室門）輝飛不在屋子裏嗎？

馮 一早就出去了。

臣 他沒有跟你說什麼嗎？

馮 沒有說什麼啊。

臣 這幾天來從也沒有跟你作什麼嗎？

馮 沒有！哦，是的，前天他還要我給他點錢花。

臣 我告訴你一件秘密！

馮 秘密？關於輝飛的嗎？

臣 是他的，他投考航空學校去過，

馮 航空學校？

臣 學開飛機，而且他考取了。

馮 考取了？他怎麼能去學那個玩意兒？咱們在地上走還只怕一不小心跌倒，在天空飛多危險！

臣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

馮 你一定要阻止他才行。

臣 當然，嬌生慣養的孩子，怎麼能讓他去幹這個。

馮 他事先沒有告訴過你嗎？

臣 沒有，他偷着去考的。

馮 那你怎麼知道他去考過，而且考取了呢？

臣 我接到航空軍官學校招生辦事處的通知書。

馮 他知道嗎？

臣 不知道，前天劉二接到信送到這兒來，我把他沒收了，因為信封上有航空學校招生辦事處的字，我覺得可怪，就偷拆了看。

馮 幸虧給你接到，要不給了他，他就偷着去了，這孩子，真不知輕重！

臣 所以他問你要錢，想是拿去做路費，不過他還不知道沒有家長在志願書上蓋章是不行的。

馮 他什麼都能幹，自己會造了個圖章去蓋的。

臣 少年人就是歡喜新鮮，一聽見駕駛飛機是件新鮮事兒，就不問行不行都去幹，不過，現在沒有問題了，他沒有接到通知書，會打消了這個念頭的。

馮 還得囑咐劉二不要對他說起這一封信。

臣 我對他說過。

馮 劉二吩咐得很，一不留心，只怕又說出來。

臣 那末，再囑咐他一次也好。

馮 我叫他來。(走至通外的門)劉二！

劉 (在外)來了，太太！(上場)太太叫我有什麼事嗎？

馮 老爺有話跟你說。

臣 劉二！

劉 是，老爺。

臣 前天那封信，你向少爺提過嗎？

劉 還沒有，老爺不是要我告訴少爺嗎。

臣 是的，我怕你不留神又說了出來。

劉 這，這我那兒會呢？

馮 少爺沒有問過你有沒有信嗎？

劉 問過，昨天下午跟今天早晨都問過。

臣 你回說沒有，是嗎？

劉 是的。

馮 那就行啦，以後要是少爺再問你，仍舊還是這樣回答好了。

劉 是，可是太太，究竟是什麼回事啊？

臣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

劉 唔，唔，不過，我看少爺這幾天有點心神不定似的，跑進跑出，就沒有停歇過，想是那

那一封信，老爺跟太太這樣怕他知道啊……，太太，那封信是不是莊小姐寫的？

馮 那個莊小姐？

劉 常來這兒的，那位少爺的同學莊小姐。

臣 不是莊小姐，你別嚕囀罷！少爺問你，你只說沒有信就得了。

劉 是是！（反身向門走，至門邊却又站住了）老爺太太要我倒杯茶來嗎？

馮 不要茶。

劉 是，是！（下場）

馮 你不去罷？

臣 上午不出去了。（在躺椅上躺下）

馮 那我要進去啦，（進內室去）

劉 （在外）徐少爺，好幾天沒有見您來啦，

徐 （在外）你少爺在家嗎？

劉 老爺跟太太在家，少爺小姐都出去了，請到裏邊坐會兒罷！

徐 （在外）好。我正想跟你老爺太太請安呢。（上場）

臣 （起迎）哦，徐少爺！

徐 伯父伯母近來都很好罷？我差不多一個禮拜沒有過來請安了。

臣 我們很好，請坐，請坐！

徐 不客氣，不客氣，鵬飛出去了嗎？

臣 一早就出去了，沒有上你那兒去嗎？

徐 沒有。

臣 那你在這兒等好了，他總回來吃午飯的。

徐 好，我在這兒等着他罷。（坐）

臣 （也坐）令尊這幾天沒有玩牌嗎？

徐 玩牌？上了年紀的人整天閒得無聊，也只有玩玩牌消遣消遣，哈哈，老伯這幾天沒有玩嗎？

臣 大前天還在隔壁王家玩了八圈，這兩天因為天氣熱，也就沒有出去，躺在這兒休息休息。

徐 這兩天天氣是熱，這兒很涼快，躺在這兒倒比打牌舒服得多了。

臣 不，打牌從不覺得熱，所謂心靜自然涼，這倒是真的。

徐 哈哈，打牌有這麼個好處，我們外行人真不懂得。

劉 （捧茶上場）徐少爺，我給你倒茶來了。

徐 （接茶）謝謝你！

劉 客氣，客氣！少爺，你的放在這兒罷。

臣 好，拿煙給徐少爺！

劉 是！

徐 老伯忘了嗎？我是不抽煙的。

臣 囉，真的，我忘了，那末，劉二你去罷。

劉 是！（下場，碰到了進來的高鵬飛）囉，少爺回來可好了，徐少爺在裏邊等着您哪。

臣 鵬飛回來了。

高 唔，（急上場）卓晉，我到你那兒去過，就爲投考……（見父在，止住不語）

徐 剛才？

高 呢，剛才，就打你那兒回來。你跟爸爸談好久了嗎？

臣 徐少爺也剛來。

徐 因爲我到密司莊那兒去了一趟，所以……

高 碰到她了嗎？

徐 見着了。

臣 （站起）好，你們在這兒玩罷，徐少爺，我不陪你了。

徐 老伯請便，不客氣。

臣 鵬飛，你留徐少爺在這兒吃飯。

徐 老伯太客氣了。

臣 便飯，沒有什麼菜，哈，哈……（進去）

高 密司莊有說到我這兒來嗎？

徐 她說跟着就來向你道喜呢。

高 道喜？

徐 是的，我已把我跟你都考取的消息告訴她了。

高 考取的消息？



徐 是啊，昨天我忙着收拾要帶去的東西，所以沒有到密司莊和你這兒來，我的通知書是前天接到的。

高 你接到通知書？

徐 錄取的通知書，你不一樣嗎？

高 沒有，我這幾天都在家裏等着，到今天還不見有，所以跑到你那兒去打聽。

徐 不對，前天我問那位招生委員，他說你和我都錄取，而且名次很高，通知書都已發出。

高 那我怎麼會沒有收到呢？

徐 (由衣袋出一封信)你瞧，這是我的。

高 (接來，抽出，看過，又放好，還他)真奇怪！

徐 平時你的信都是由劉二接來送給你的嗎？

高 是他。

徐 你可以問他去。

高 我問過，昨天和今天都問過。

徐 他都說沒有？

高 可不是嗎？

徐 那可真奇怪了，招生委員會扯謊嗎？不會的，他跟我爸爸是朋友，他不會騙我的。

高 是啊，我也相信自己決不會考不上的，卷子做的都相當好，檢查體格的時候我還問過醫生，他說及格……

徐 鵬飛，其中一定有緣故，還是再問問劉二。

高 （點頭，向門外叫）劉二，劉二！

劉 （在外）少爺、來了。

徐 鵬飛，讓我問他。

劉 （上場）少爺叫我？

高 是的，徐少爺有話問你。

徐 劉二，我不是好幾天沒有到這兒來了嗎？

劉 是的，徐少爺有一個多禮拜沒有來了，我正惦念着哪。

徐 不錯，我也惦念着你家少爺，所以我寫了一封信給他，可是他並沒有接到。

劉 唔？

高 老劉，這幾天郵差都沒有送信來嗎？

劉 沒有。

徐 真怪，本市的信怎麼會丟了呢？

劉 是啊，怎麼會丟了呢！

高 我知道是你把它丟了！

劉 沒有，少爺。郵差有信送來，我總馬上拿進來的。

徐 劉二，你撒謊！

徐 少爺，我向來不會撒謊。

徐 那怎麼你們老爺說看見過一封給你們少爺的信呢？

劉 老爺這麼說嗎？

徐 是啊。

劉 老爺，老爺，不會的，不會的！

高 怎麼不會？

徐 劉二，我最不歡喜扯謊的人！

劉 不，不，徐少爺，這，這！

徐 這，這什麼？我知道你扯謊。

高 說，你說老實話！

劉 實在不是我：

徐 是誰？

高 是不是老爺？

劉 是，是的。

徐 是老爺？

劉 老爺囑咐我不要告訴少爺的。

高 那末，信給老爺拿去了嗎？

劉 唔，是前天給老爺拿去的，剛才，剛才老爺囑咐我不要說呢。

莊 (在外) 有人嗎？

高密司莊，（急出去）我在家。

劉（徐少爺，可不能告訴老爺說是我說的，要不然……）

徐知道了。

莊（上場）卓吾，還是你比我先來。

高他也才來不久。

劉莊小姐，徐少爺，我去倒茶給你們。（說着便溜下去了）

莊鵬飛，我真高興！你跟卓吾都考取了，同學中就有了兩位是將來的飛將軍，而且都是我的

好朋友，我真覺得光榮。

高（低下了頭，一言不發走開去了）

莊卓吾，你說我的話對嗎？現在世界的大戰雖然還沒有在今年這一九三六年爆發，但在我們總有一天會起來爲自由而對欺凌我們的國家抗爭的，到了那個時候，你和鵬飛都是爲國出力的英勇殺敵的飛將軍，這不是使我快樂嗎？

徐密司莊，你興奮極了，請坐着說罷，（向桌邊坐下）怎麼啦！鵬飛，你反是滿臉的不高興。

高我不能跟卓吾一同去了，你知道嗎？

莊（驚奇）我不明白你的話，考取了不去，那又何必去考呢？況且這也不應該啊。

徐密司莊，你不知道這裏邊的故事。

莊還有故事？

徐 讓我慢慢的告訴你罷。(坐下)剛才，我正在審問劉二……

莊 審問？

高 就是劉二那傢伙……

徐 鵬飛，還是讓我說罷，前天招生辦事處寄給鵬飛的通知書給高老伯得着了，又叫劉二瞞着不告訴鵬飛知道。

莊 那是什麼意思？

徐 想必是高老伯不願讓鵬飛去學做飛行員。

高 我早就知道他的心意，所以瞞着他去投考。

莊 高老伯這樣頑固嗎？我看不像啊。

徐 這不是頑固不頑固的問題，完全因為太愛惜鵬飛，因為鵬飛是獨子。不過上一代人的意識跟我們這班後一代人的當然不同。我的爸爸還不是這樣？

高 你也……

徐 現在沒有問題了，在事先已經被我說服了。

莊 (笑)我知道，卓吾有這套本領。

高 這不能說我沒有這套本領，只能說前一代人太不關心國家，太自私，他們只能希望別人的兒子去幹，可捨不得自己的。

莊 這也是人的通病，尤其是咱們中國人的通病，是的，(起來)你們想，假使我跟高老伯說去，有沒有說服他的可能。

徐 這可不容易。

高 不容易，爸爸的脾氣執得很。

莊 我瞧瞧伯母去，（走向門）也許可以得到她的幫助。

臣（自內出）華兒回來啦，原來是莊小姐在說話，你瞧，我的耳朵可真不行，我還以為是王華打外邊兒回來了呢。

莊 老伯，妹妹出去了嗎？

臣 那孩子啊，整天忙着建設國防獻金的募捐，早上還敲了我的竹槓。

莊 你們府上真了不起！出錢的也有，出力的也有。

徐 標準家庭，够得上這四個字。

臣 捧我們，捧我們，哈哈，哈哈，哦，莊小姐要進去嗎？

莊 是的，我要進去看看伯母。

臣 好，好，她在裏邊教徐媽做紅燒牛肉呢。

（莊笑着進內室去）

高 爸爸！

臣 徐少爺，坐坐，不客氣。

徐 會坐，會坐。（坐下）

臣 鵬飛，什麼事？（坐在躺椅上）

高 爸爸，我有封信！

臣 什麼信？

高 是……

徐 老伯，鵬飛想明天跟我一同走。

臣 走到那兒去？

徐 到航校入伍去，我和鵬飛都考取了。

臣 鵬飛考取了？沒有罷。

高 爸爸，我知道爸爸把我那封信沒收了。

臣 誰說？

徐 （起來）老伯，事情是這樣的，前天我接到了航校招生辦事處的通知書，同時鵬飛也有，可是他並沒有接到，自然也許是郵差給丟了。不過，招生委員說鵬飛也考取了，而且名額列得很高。我的行李都收拾好了，明天就走，所以鵬飛也想一同去，我想這是爲國家出力，老伯是最關心國家的人，當然，當然很願意鵬飛去的。

高 爸爸，我想馬上去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臣 還是讓徐少爺一個人去罷。

高 不！我考取了，爲什麼不去？

臣 你年紀輕，一切事還得由老人爲你安排才行，我不叫你去，當然有我的道理。

高 我不是沒有道理，爸爸愛我，我知道，正因爲這樣，我所以去考航校，將來想轟轟烈烈的幹一場。

臣 我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我不讓你去，你也就去就是。

高 (有點生氣) 可是！

徐 老伯，我說……

臣 不，徐少爺，我不希望鵬飛去學那個，我希望他學工業，將來在國防工業方面出點力，這也是爲國家。

高 我不希望學工業，我希望學空軍，爸爸不應該勉強我幹不想幹的事情。

徐 老伯賢明，要鵬飛去學工業，這意思也很好，(鵬飛以爲他傾向父親了，眼睛向徐白了一下，徐一笑，對他遞一下眼色) 不過鵬飛已考取了航空學校，我以爲還是讓他去入伍來得好，老伯，這幾年儘喊着一九三六年的危機，雖然今年已過去一半，還沒有發生世界戰爭，可是遲早總有那末一天，同時我們中國遲早總有一天起來跟屢次壓迫我們的國家一戰的，爲着國家民族的將來，鵬飛的意見是很正確的。

臣 徐少爺，這事我希望徐少爺還是別管。

徐 (無趣的轉過身走開了)

高 爸爸，我是去定了。

臣 我不讓你去定了。

高 不，不，爸爸不能這樣，我有我的自由！

臣 (激動地起立) 鵬飛！

徐 老伯！



高 我不管，我不管，我檢我的行李去！（向內室走去）

臣（厲聲地）鵬飛，你聽不聽我的話？

（玉華由外圍回來，未進室即已聞歌聲）

徐 老伯！

臣 你是我的兒子就該聽我的話！

高（衝出門去）爸爸的話不對，我怎麼能聽？

臣 你會強嘴（拍桌）豈有此理！

華（這時莊及馮氏自內門出，玉華自外入，莫明其妙地驚視他們）

怎麼啦？爸爸！

（舞臺照明急黑下去）

## 第二場

三天後的晚上，鵬飛被關在家中，不能越雷池一步。舞臺上僅鵬飛一人在來回地焦燥的走着。門外的蛙聲繞耳，天空有一輪皓月，幾點疏星。鵬飛走至門邊背觀家僕門望着天空，舞臺光漸強，劉二在門外鬼鬼崇崇地溜了過去，被鵬飛發現了。

高 混蛋！你真把我當囚犯嗎？

劉（出現在門外）少爺，你不能怪我啊！

高 我揍死你，混賬東西！

劉 老爺叫我看守着少爺。

高 看守！我是囚犯嗎？

劇 老爺這樣命令，我有什麼辦法呢？

高 滾！你替我滾！（欲迫他，他已跑下場了，呆站了一下，返身入室）他媽的！獄卒似的死守着這個監牢：

（鵬飛坐下，兩目呆視地面，一會兒又起來走着，搓手，抓頭，拍桌，打凳，無聊之至，焦燥之極）

臣 （聞聲自內出）鵬飛，你要是覺得無聊，還是到屋裏去睡吧，今晚上還不怎麼熟。

高 我不想睡。

臣 （默場片刻）我說，孩子，你應該想想做爸爸的心，不要只顧自己，爸爸不讓你去幹那危險事，是愛你，你說我自私，我承認，凡是做父母的人那個不自私？好叻，好叻，我也不想再說什麼，你還是去安靜地睡覺吧。

高 天剛黑不久，我不想睡。

臣 卓吾已經在昨天走了，你現在該打消了這個念頭，我希望你仔細想想。

高 我想得太仔細了，關在這監牢裏關了三天，我想了很多。爸爸愛我，我當然知道，可是我不能不愛國家。

臣 去學別的技术爲國出力，一樣是愛國家，不一定去學航空才是愛國。

高 做別的事的人不會像學航空的那樣少，我該向少的方面去學，也可以給旁人做做榜樣。

臣 你還是不死心！

高 永遠不死心！

世 (忽騰騰地) 鵬飛！(又轉了念頭) 好，好，我不再說什麼，還是讓你多多反省，最好別這樣固執！我睡去了，你也該進去睡！(說着走入內室去)

高 還說我固執，(又焦燥地在室內踱着思索着)

馮 (在內) 鵬飛！(捧碗出來) 你該休息，你吃了這碗銀耳睡覺去吧。

高 媽，我不想吃。

馮 我特地為你做的，你爸爸已經吃了一碗，你吃了這一碗吧！

高 我不想吃，給妹妹吃，不，媽，我自己吃好啦，

馮 我和你妹妹都不大吃這些東西，你吃了！

高 (接碗吃銀耳，移時) 媽，你不能幫我的忙嗎？

馮 幫什麼忙？

高 讓我逃走。

馮 幹麼？

高 入伍去。

馮 孩子。你怎麼老不死心？這種事不是你幹的，嬌生慣養的人怎麼能去幹那個？

高 媽不應該像爸爸，媽是挺愛我的，不是？

馮 爸爸還愛你嗎？要是不愛你，還能這樣嗎？

高 (吃完了，放下碗，走向母) 媽媽，爸爸這樣不是真正愛兒子的方法，愛自己的兒子就

該把兒子貢獻給國家。

馮 貢獻給國家是對的，但不一定要採取你所想的方法。

高 我所想的方法並沒有不對。卓吾的父親最初也是反對的，現在怎麼樣？還不是覺得我們的想法正確才放卓吾去入伍了。

馮 你不能跟卓吾比。

高 有什麼不同？

馮 徐少爺有弟弟。

高 可是我有妹妹也是一樣。

馮 妹妹是女孩子。

高 男女平等，女的和男的一樣有承繼權。

馮 你別說這些話。

高 不，（跪下撲在母懷中）我要媽想法給我走。

馮 （撫他的頭）別儘在說這些，媽不能放你走，你今年二十一歲了，應該訂婚，我現在正替你物色人，不，要是你自己覺得莊小姐好，我也贊成。

高 我不結婚。

馮 你不愛莊小姐嗎？玉華說她跟你很要好。

高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她跟卓吾也很好，我不是說不愛她，我是說現在不想談訂婚結婚的話，只要媽叫我去入伍，畢業以後我就結婚。

馮 你總是說又頂，有了你爸爸跟媽媽的愛，打消了念頭不行嗎？

高 這是我的志願，永遠不會變卦的。

馮 (起)我進去了，你睡去吧！(走向道內室的門)

高 (去拉住了她的手)媽別進去！

馮 還有什麼話說呢？

高 媽，今晚我決定走。

馮 你不能……

高 我已經準備好了。

馮 準備怎麼樣？

高 準備今晚逃走。

馮 你沒有錢，走不了。

高 我沒有路費，做叫化子也可以做到那邊。

馮 你不能，絕對不能！

高 那我就……

馮 就怎麼？

高 (低頭走開，不語)……

馮 (跟過來，詫異地)你就怎麼樣？

高 (返身，強笑)我，媽，沒有什麼，

馮 不，你說，你說！

高 真沒有什麼，媽！

馮 你一定有什麼打算，我不信，你告訴我！

高 媽，如果，如果，……

馮 如果什麼？

高 如果媽看不見我，……

馮 （莫明其妙）看不見我？

高 （堅決地）如果永遠看不見我，媽不難過嗎？

馮 （驚）什麼？

高 媽，我不能不老實地告訴你，如果爸爸媽媽不讓我走，我，我只有死！（感情衝動了）

馮 孩子！

高 我都預備好了。（走向沙發）

馮 孩子，你瘋了。

高 （由沙發縫中抽出一把童子軍用的小刀）媽，我決定了，入伍，自殺，只有這兩條路。

馮 孩子，你不能拿刀嚇唬我！

高 媽，我心裏也很難過，媽！

馮 （過去近他）孩子，刀給我！

高 不能，媽，今晚我決定死在媽的面前，媽疼愛我，我沒有什麼報答，媽（流下淚來）

馮 （淚潸潸下）好孩子，別這樣。

高 媽！（擎刀）

馮 （撲過去搶刀）不，不能，不能！

（高推母，母無力地倒坐在沙發上，哭出聲來）

高 媽！（也哭起來）我……………（跪在母前頭埋在她膝上哭）

馮 孩子！

高 媽，你愛我，你救我，我不去入伍，我只有死！（痛哭）

（默場片刻）

馮 （慢慢地仰起頭來，老淚縱橫，問）我，我……………

高 我不能爲國家出力，活着沒有用。

馮 我，我……………

高 （仰着視母）媽，答應你的孩子嗎？

馮 （站起慢慢走過去，理智和感情衝突，鵬飛呆視着她那千變萬化的臉色，問）好，我放你走。

高 （意外地）真的？媽！（熱情地握住母手）

馮 （點頭）真的，你的愛國心使我感動，我放你走。

高 （樂極，抱住母）媽，我的好媽媽！（感極而泣）

馮（爲他揩眼淚）孩子，要走就走。

高 我就走。（向門走）

馮 等等，你沒有路費（想了一下）好，（摘下手上的金鐲子）這金鐲子給你拿去換了用，我帶你出去，要不然劉二會攔住你的，（走）哦，還有你爸爸的圖章。

高 那不要緊，我刻一個就是。

馮 是的，走吧！（走向門）

華（自內出走）媽！

高（驚，呆住了）妹妹！

馮 幹什麼？你不睡了嗎？

華 我又起來了。

高 妹妹，我，我求你。

華 什麼？

高 你別告訴爸爸，我走了，媽媽讓我走了。

華 你走了？

高 是的，媽媽讓我走了。

華（樂，跳着過來）真的？哥哥！（又向母）媽媽！

馮 真的。

華 我剛才還偷了五十塊錢呢。（遞給鵬飛）



高 幹嗎？

華 給你做路費。

高 (接了錢) 好妹妹，謝謝你！

馮 走！(拉著鵬飛手向外走)

華 (回頭看看內門，轉過來熱情地) 我送你走，哥哥！(隨著走出去)

四面蛙聲又起。

——幕下——

(第一屆空軍節，陳治業先生將洪深先生的「飛將軍」加以增刪，名爲「遠征」，又由我寫了這一幕「獻金，投效」加在前一幕，「凱旋」放在後面，總名爲「神鷹三部曲」在蓉市上演。當時成績很可觀，但我們自己檢討起來，第三曲太簡短無力，所以約定由陳先生將來重寫，使三部曲成爲一篇完整紙缺的脚本。可是陳先生現在國立劇專教課無暇，故遲遲未脫稿。但我這第一幕原可單獨上演，故先行單獨發表，改題爲神鷹第一曲。)

## 學生弟兄（一幕二場）

時 夏季的某天

地 某淪陷區

人 母親 年才過四十歲，望去却衰老似五十歲的人。

明德 她的長子，十八歲。

順德 她的次子，十八歲。

排長 名金永吉，年五十，朝鮮人。

景 一間舊式的房子，正中央開一扇窗戶，打開來可以看見外面的天空，左右

各有一門，——通內和通外。窗下置一太師椅。左邊（觀衆的左手）靠壁置一方桌，桌上有茶壺茶杯，桌的三面都放有圓凳。靠右壁有一個碗櫃。

### 第一場

幕啟時，母親坐在桌上方繙毛線，次子兩手撐着毛線坐在桌的旁邊。時間由桌上的洋油燈可以猜得出來，正是夜已深油將盡的時候，雷電正交加，傾盆的大雨却還沒有來。

母 撐得緊點。

次 母 （寤寐中驚醒，兩手撐得開些）緊點。

母 （瞧着他，手仍繞着毛線球，嘆氣）唉！

次（又欲睡，頭下垂，微鼾）鼾鼾。

母（見其又睡着，停了繞線，又嘆一口氣）唉！

次（又被唸聲驚醒，忙將兩手撐緊）緊啦。

母（見狀，伸手把桌上的油燈弄亮，旋仍繞線，這時一閃電光，）可怕！

（一聲巨雷）

次（驚叫）嘿！（兩手捫耳，把線拉斷了）。

母（一見線斷，生氣，看看子，旋又平了氣，嘆）唉！（把絨球放在桌上，站起）孩子，別怕！

次（兩眼瞪着母，又伸兩手撐緊絨緊）媽，緊了。

母（又拿起絨球，接了線仍繞着）你要睡嗎？

次不要。（搖搖頭）

母夜很深啦。

次媽，爲什麼繞這個？

母爲着咱們要吃飯。

次這是飯嗎？

母人家給我工錢，錢可以買飯買菜。

次媽我是癡子嗎？

母你不是癡子。

次 隔壁陳大叔說我頭髮白，是癡子。

母 從前不白，和你哥哥一樣，你兩人就向兩滴水，完全是一樣，沒有分別，現在只有白頭髮跟黑頭髮不同。

次 陳大叔說我跟哥哥是雙胞胎生的。

母 是變生的。

次 那爲什麼哥哥的頭髮不白？

母 我告訴過你好幾次了。

次 媽再告訴我！

母 告訴你還是忘了的。

次 這次我要記住牠。

母 你知道哥哥以外還有個誰？

次 誰？（癡想）我？

母 不，你又忘記了。

次 哥哥以外就只有我，不是？

母 你跟哥哥兩個人之外。

次 媽媽？

母 不是，我跟你和哥哥之外。

次 媽媽，哥哥，我……（連連搖頭）

母 還有個姊姊淑菱。

次 囑，我記起來了，姊姊，姊姊是給日本人搶去了。

母 不，給日本人殺死了。

次 殺死了，好像是給殺死了。

母 你這親眼看見在這間屋子裏，日本人調戲你姊姊，給你姊姊打了一巴掌。

次 （下意識地叫出來）好！

母 這才給日本人用槍刺刺死，你嚇昏過去了。

次 昏過去！

母 這一次驚嚇，你回頭髮以後就一天一天變白了。唉！

次 （突然把毛線扔在桌上，站起來離開桌，走向右邊去）

母 （不解地邊放線球於桌上，邊站起，兩目瞪着他）順德！

次 （左手握拳作打狀，右手攢着自己的頭髮，不語）

母 孩子！（走過來）你又……

次 （大叫）打呀！（向左門衝去）

母 （急追去拖住他）夜深了，別出去！（把他拖至窗下椅上坐）

次 （癡子似的目瞪其母）媽！

母 （奔向櫥櫃，開櫥門，拿出一藥瓶）……

次 （向母搖手）不。不要！

母 (把鏡子放回櫃，關櫃門) 孩子，心裏怎麼樣？

次 媽，哥哥呢？

母 (走近他) 哥哥給日本人拉去當兵了。

次 在那兒？

母 不知在那兒，好久，有半年不見他了。

(閃電，接着巨雷聲)

次 哥哥爲什麼不回來？

母 回不來啊，鬼子不准他回來。

次 逃回來！

母 逃兵要是給捉住就槍斃的。

(這時外面下起傾盆的大雨來)

次 槍斃誰？

母 你哥哥不能逃，逃了要是給鬼子捉住，就得槍斃。

次 哥哥不能替日本鬼子當兵。

母 沒有法子啊。

次 (站起) 媽，我代哥哥去。

母 鬼子不要你。

次 爲什麼？我是癡子，不能賺錢養媽媽，要哥哥回來好。

母 你不癡。唉！

次 (走向門) 我去叫哥哥逃回來，我替他。

母 (追在後) 不能，鬼子認得你不是你哥哥。

次 媽不是說哥哥跟我就像兩滴水，完全一樣的嗎？

母 可是你的頭髮。

次 (摸摸頭髮，失望地走回台中) 白的，黑的。

母 (跟過來) 你哥哥不知在那裏，找不到他。(扶他肩) 孩子，夜深了進屋睡去罷。

(雷電交作，風雨兼至)

次 媽，是不是天發怒？

母 是的，因為日本鬼太蠻橫。

次 雷會打兒子嗎？

母 也許。

次 這樣雷雨，哥哥還出去嗎？

母 不會罷，夜深了。不過，只怕挨派着放哨。

次 雷會打哥哥嗎？

母 不會的。

母 媽不繞毛線嗎？

次 夜深了，你該睡。

次 我不想睡。(走向桌邊)

母 燈裏的油都快乾了。(走至桌弄亮油燈)

次 (拿起毛線) 哥哥那裏也有燈嗎?

母 一定有的。(坐在台口的凳上) 也許是電燈。

次 (坐原來坐的凳上，撐着絨線) 媽說我還有個姊姊嗎?

母 有一個。

次 姊姊呢?

母 又忘了? 我剛才告訴你的。

次 (潛想) 姊姊：媽，姊姊怎麼了?

母 (拿絨球繼續繞着) 你還是別問這些罷，告訴你反正要忘記了的，姊姊是給日本鬼子殺死了。

次 鬼子爲什麼不殺我?

母 傻話!

次 陳大叔說我是癡子，媽媽，我不會賺錢養你，鬼子該殺死我，不是嗎?

母 你是媽媽的孩子，鬼子不能殺你。

次 鬼子怕媽媽嗎?

(這時雷雨更大，一扇窗差不多要被風吹開來，母被風吹覺)

母 窗子都關不住。(站着放下線球，走去關窗) 風雨大得可怕。(返原處)

次 媽，要是哥哥在家，媽不用替人家做活了罷?



母 是的，（又拿起線球繞着）從前媽不做。

次 哥哥比我好。

母 一樣的，你也好。

次 哥哥不像我。

母 像，就像兩滴水，完全一樣，沒有分別。

次 不，哥哥不是癡子，哥哥是黑頭髮的。

母 唉！（仍繞着毛線）要是戴上帽子，就認不出是兩個人。

次 媽，我的頭髮怎麼是白的？

母 告訴過你多少遍，總是忘記了！

次 喔，我記起來了，媽說是：什麼呀？

母 是給日本人嚇得變白了，這回可該記住了罷？

次 嚇得變白了，給日本鬼子嚇得變白了，我記住了。

（片時的沉默，雷電交加，風雨越大）

母 這種天氣真可怕！

次 （打阿久）媽！

母 你要睡嗎？

次 不！（事實上他倦意微睡了，把右手臂憑在桌緣，閉眼）

母 （伸手把燈弄亮）夜是很深了。

次 (甯聲起，他睡着了)……

母 (見他入睡)到裏屋睡去罷！

次 (不語)甯甯甯。

母 唉！(站起)我去拿衣服給你罷。(把線球放在桌上，又把子手上的毛線取下也放在桌上。)可憐的孩子！日本人的刺刀會奪走了他的智慧，唉！(走向通內室的門去)

(明德輕輕地推門進來，返身門門)

母 (聞聲急返身)誰？

長 媽！(側過身來)

母 明德？

長 是我，媽媽！(跑過來熱情地擁抱住母)

母 (喜極而下淚)呵，我是做夢嗎？(摸着明德的頭)

長 不是夢，媽媽，是你的孩子，是我，明德。

母 (右手摸其下頰，仔細辨認)是明德，跟順德一樣的明德。

長 媽媽，這樣夜深你還沒有睡，在工作嗎？

母 沒有工作，跟你弟弟聊天。

長 弟弟呢？他身體很好嗎？

母 他很好，你怎麼還沒有看見他，他靠在那邊睡，(指順德)可憐的孩子幫我撐絨線，還沒有繞完，他睡着了，真可憐！

長 (跑至桌邊，瞧顧德臉，吻其頭) 可憐的弟弟！(又走至母旁) 媽，你想不到，在這樣暴風雨的夜裏我會回到家來的罷？

母 (忽想起了似的，伸手摸子衣) 濕透了，這樣大的風雨，這樣晚的時候，爲什麼跑回來？快脫了這濕衣服罷！

長 外面的風雨真太大了，要來看媽媽跟弟弟，就顧不得這些做，(沉鬱地嘆了一口氣) 唉！這樣的時間是不容易得的！媽，我在路上很快地走着，一點也不覺到大雨溼透了我的衣服，媽媽，今晚的雨可真大啊！

母 孩子，這雨真討厭！

長 這時候雷已經不響了，也許天氣就快變好了。

母 快把衣服脫下來，你瞧，你的軍帽都濕透了，(取了他的帽子) 快脫衣服，我生爐子給你烘乾牠，可是你的褲子皮鞋也都濕透了，就像由河裏撿了出來似的。(把帽放在桌上)

長 濕透了，不要緊。

母 要緊的，就是軍人慣淋雨，受了涼也要生病的。

長 我不會再傷風的，媽！

母 不行，不行，一定要換下來！(急入內室去)

長 (獨語) 可是我就得走的。(脫軍服掛在管下的椅背上)

母 (拿了一件大衣一雙鞋子跟一牀毯子出來) 這大衣給你披上，這雙鞋也換上，可是褲子……我穿著裏邊的短褲也行。(接大衣披上，坐椅上脫軍褲，換鞋子)

母 (走向順德，把毯子披在他身上) 這可憐的孩子睡得這麼甜，連哥哥回來都還不知道。(可是，這時順德把眼張開一下又閉上)

長 (把脫下來的褲子去放在桌邊椅背) 媽，弟弟這一向的身體可好？我真想念着弟弟呢。

母 (怕說話吵醒了順德，做一手勢約明德到台中) 你弟弟的身體倒還很好，只是神經還沒有恢復，他的記憶力壞極了，什麼都記不住。

長 還記得從前的一切事嗎？

母 一點也不記得，一件事告訴了他，一會兒又忘了，簡直變成了一個沒有腦子的人！唉！

長 可憐！(瞧着入睡的順德)

母 是的，(走去把窗下的椅子移到碗櫥前來) 你坐下休息休息，我去燒點東西給你吃，喔，

是的，你先喝點熱水罷，熱水瓶裏還有熱水。(說着就去倒水)

長 我不要，我不想喝，不想吃，只是來……(低下頭去)

母 來什麼？

長 我是來向媽媽辭別的。(眼淚在眶裏閃光)

母 辭別？

長 辭別，我馬上就得走。

母 你不是請假回來的嗎？

長 請了假，只有幾個鐘頭。

母 幾個鐘頭？(顫聲地)

長 只有三個鐘頭。

母 (頭暈暈，退坐在椅上) 三個鐘頭，可怕！

長 是的，媽媽，很可怕啊！(淚奪眶而下，馬上側過臉以衣袖擦淚)

(這時順德正張開眼睛，瞧見他擦淚，可是他又閉上了眼睛)

母 那末，你幾時才能再回來呢？

長 恐怕……

母 恐怕不久就回來，是不是？(企望的神情)

長 不回來，(哭聲地) 永遠，永遠不會回來，媽！(跪在母之膝前，臉和手撲在母膝上，哭

出聲來)

母 (右手顫抖地撫他頭，老淚漣漣) 孩子，這，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要開拔去打戰？

長 不，是的，是要我去打自己的同胞……

母 (突然地站起) 不能，你不能替鬼子去打自己的同胞！

長 媽，你的孩子不會做這種沒有人性的事。

母 你不去？

長 我不去，我寧可死，我不會去打自己人。

母 (扶他起來) 好孩子，那你可以不走了。

長 媽，我得走，三個鐘頭以內我就得回去。

母 那你幾時能再來看我呢？

長 恐怕，不能回來了。

母 爲什麼？你還是要去打戰？

長 不，是的，不，不去。

母 爲什麼你說話吞吞吐吐的？（嚴厲地）明德，你要是瞞着我替鬼子去打戰，對不起你的姊姊跟我！

長 （聳了聳肩膀，答不出話來）……

母 我要你明白地告訴我！好孩子！我給你弄得莫明其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故？（不安地）你快說啊！

長 唉，媽媽，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這時又有雷電交加，順德睜一下眼又閉上了）

母 什麼事，是打戰？

長 不，打戰的事我已經說過我不去。

母 那還有什麼新的故事？

長 （手指順德）他睡熟了嗎？

母 早睡熟，（不安地）究竟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比去打自己人更可怕麼？

長 （痛苦地只點點頭，答不出話來）……

母 說明白點，究竟是什麼事？

長 天啊！媽！我不能再瞞你了，時間快到了，我是特地爲這事來告訴你的，天啊！（強烈的

感情壓不住強烈的痛苦，突然走去坐在椅上，兩手掩臉喘起來。

母（走近他，把手攔在他的肩上）願憐你告訴我，不要使我不安。——

長 唉！我怎麼說，我不能——我不敢！

母 這樣可怕嗎？

長 可怕，太可怕了！

母 你說，不妨的，你說！

長 好，我不得不說，媽，你請坐，我就說罷！（起立）

母 你坐，你坐！（急去桌邊搬一張凳子放在中央，她坐下）你就說！

長 媽，自從爸爸去世以後，我跟弟弟去做工賺錢來供奉媽媽，天老爺知道了，我真喜歡這樣做。可是這兒失守，給鬼子佔了去，偏又把姊姊殺死。弟弟就因這慘禍變成一個瘋子，這一來就只有我一個人可以賺錢奉養媽媽……

母（打斷他的話）不必說這些。

長 媽，我很壯健，我很年青，一個人很能養活一家三口人，可是災禍又來第二次了，鬼子徵壯丁，就把我硬逼了去當兵，媽媽年老，害得你自己做工作，可是……

母 這也沒有什麼，只要你常回來看我跟你弟弟。

長 媽，第三次的禍事又來了，要開拔出去打自己人……

母 你不能去！

長 是的，我不能去……

母 很好。

長 我就逃走……

母 逃回來躲到別處去好了！不必再回去……

長 我逃，媽媽，禍事來了！

母 （不安地）怎麼？

長 我逃，我給鬼子捉住了！

母 （失聲叫出來）啊，定了罪嗎？

次 （打一冷噤，搖一下頭，睜一下眼，又閉上了。）

長 （站起）媽媽，逃兵，該，該槍斃！

母 （昏過去了）……

長 媽，媽，可憐的媽媽，醒醒，醒醒！

母 （醒）孩子！（老淚奪眶而出，哭，站起來）死啊，天啊！這是第三次的災難，孩子，

爲什麼還要回來？你已經自由了，快逃，快躲起來！

長 是！

母 快些，你躲到隨便什麼地方去。

長 媽，現在我自由了，可是過一些時候，明天……

母 不要多說，快躲起來！

長 明天天一亮，我就完，完了！媽！（撲在她膝上哭）



母 天啊！（哭）孩子，你自由了。（又坐下來）

長 我非回去不可

母 不能！

長 排長金元吉是朝鮮人，他同情我，相信我，他是奉命看守我的人……

母 那你求他不要槍斃你。

長 他那有權力？

母 那我去求求司令官，他會可憐我年老而釋放你。

長 不行，日本人是不会可憐人的。金排長私放我偷偷地回來向媽媽辭別，要我三個鐘頭以內

偷偷地回去。

（此時雷電風雨均已停止）

母 不能去！不能去！（哭得淒慘起來）

長 不能，我不去，金排長會被槍斃，他相信我，我不能害他。

母 爲什麼你不能？

長 你想，我是得了他的同情，他的相信，許可我三個鐘頭以內就回營去。我不能失信，我不能害了金排長。

母 你不回去怎麼樣？

長 我的良心不許我？

母 但是，孩子，你該爲我想想，爲你的弟弟想想！

長 我想過的，但是我還該爲金排長……

母 金排長？

長 是的，金排長，一個年老的朝鮮人，他冒險爲了使我最後一次回家來訣別，他才……

母 你知道金排長的家裏還有什麼人嗎？

長 他可憐得很，孤獨地只有他自己。

母 那末孩子你只好失這一次信，他孤獨，年紀又老，你有你的媽媽跟一個癡弟弟，你是死不得的。

長 (猶豫，站起，慢慢地走開，仰頭想着)……………

母 孩子！(站起)你聽我說，只好讓金排長冤屈地死，他死後，你替他埋葬，祭祀他。

長 (忽又堅決地)不，不能，媽媽！

母 不，你一定要這樣做！

長 媽，時間不早了，天亮沒有多久了，我走！我得走！

母 (沉思，忽想起似的)孩子，你就是走也該再等等，你要知道，這一走我們是不能再見了！  
長 好，我再坐一會兒，唉！(坐在台中的凳上)

母 (走至碗櫥，開櫥門，拿出一隻杯子)我倒杯開水給你喝。

長 我不喝，媽。

母 (偷偷地把藥瓶拔了塞倒幾滴在杯中)你該喝我家中最後的一杯水，唉！(走向桌去)

(她倒藥水已被順德看見，等她走向桌時，他可閉上眼了)

長 媽，我自己倒。（站起）

母 （拿水瓶倒水）我倒好了。（走過來遞給子）喝了這杯水，最後的一杯水！

長 （接杯，喝了一半）媽，怎麼發酸？

母 不是酸，是甜，我在水瓶裏放了糖。

長 不，酸的，你不信，你喝喝看！（遞到母嘴邊）

母 （喝完了半杯）真的，微微有點兒酸。

長 （把杯放還桌上）媽，你還有什麼話嗎？

母 話是有的。（走向櫥前椅，坐下）

長 （走向中央的桌子前）假使我；媽媽弟弟怎麼好呢？（說到此又悲哽了）

母 那只好靠天老爺保佑！

長 天老爺保佑！（坐在凳上）要是爸爸還在世就好了。

母 自然！不過也是一樣的！（悲哽地）

長 怎麼忽然熱起來？

母 夏天天氣就這樣，雷電風雨一停止，就會變熱起來的。

長 （以手摸自己的額）我出汗。

母 我也一樣。

長 怎麼，我的頭也有點兒發昏？

母 也許是受了暑氣，你剛才不是淋了雨麼？

長（站起）媽，我眼發花。

母（扶他坐在自己坐的椅子）坐這椅上休息，休息！

長（說話含糊）媽，我總覺得你老人眼弟弟可憐！（靠在椅上迷糊入睡）

母（撫自己額）喔，我也發昏。（踉蹌至桌邊坐下）順德真好睡，天啊，咱們三個人這回可  
得救了！（憑桌緣）母親的孩子，咳，終是母親的罷？（迷糊入睡）

（經過片刻沈默）

次（睜開眼偷視母，問，身體慢慢地挺直起來，注視母，又注視兄，自語）他們好睡，睡熟了，我可沒有睡着過！（他站起來走到母旁，貼耳聽一下）媽睡了，（偷偷地走至其兄側，聽見他的呼吸）哥哥也睡得濃，喔！（走至台中，站着看看左邊睡着的媽媽，又看看右邊睡着的哥哥，奇想來了，自語）他們爲什麼都睡着？怪事！（走向未閉門的櫥前，拿出藥瓶，放在桌下中間）什麼？（拿着瓶子，沉思片刻）我知道媽媽跟哥哥爲什麼都睡着，當我的頭痛的時候，媽媽常把這藥瓶子裏的藥水倒在開水裏給我喝，我便睡着了，睡得像石頭，什麼都不知道。（把瓶子放回櫥裏）哥哥！（見他不應，又走向母）媽媽！（母對睡不應）像一塊石頭，他們睡得很甜。可是，我靠在這兒不會睡着過，我聽到他說（指其兄）要槍斃；誰啊？槍斃媽媽？不，不，（又走開，想）誰？哥哥？好像是哥哥，那怎麼行呢？哥哥不是癡子，哥哥會侍奉可憐的媽媽！（站在台中冥想）陳大叔說癡子沒有用，沒有用的人在世上沒有用。（想，忽有所得，走去拿了桌上的軍褲穿上，又穿了桌邊的皮鞋）還濕的，穿了這像個大兵，（又走至兄旁輕輕地取下軍服）也是濕的，怎麼？哥哥穿

替衣服游水嗎？不，好像剛才還下大雨，給雨打濕了罷？（穿衣，把換下來的衣服放在桌邊地上）這可好了像哥哥，媽媽說就像兩滴水，完全一樣，沒有分別。（伸手摸軍服口袋，摸出了一張身份證）什麼東西？（翻開，唸）張明德，××省××縣人二十歲。這還還有括弧，還有字。（又唸）一千九百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生。對的，我正是千九百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生，二十歲，還有（又唸）鼻直，臉圓，眼睛黑色，額骨高，頭髮黑色，不行，不行，我是白的，怎麼辦？（急得在室內轉圈子，瞥見桌上的軍帽，癡笑）嘿，嘿，哥哥爲我預備好了。（去取帽戴上）白的，黑的全在帽子裏，他不曾看見，嘿，嘿，（又走過來）他？他叫什麼名字？哥哥說一個年老的排長？（想）排長，金排長，是的，姓金，確確實實姓金。好晚，天不早了，該回營去。（走向門，又停住，返身至母旁）媽媽，我去了，讓哥哥在家侍奉你，哥哥好，哥哥不是癡子。（返身走去）哥哥，我去了，你好好地供奉可憐的媽媽呵！叫媽媽不要做活，尤其夜深的時候。

（低頭走出門，回身帶上門）（電燈在轟轟的皮鞋聲中黑了）

## 第二場

（蛙鳴聲，犬吠聲。間，雞鳴聲自遠而近。天漸由黑而現魚白色，漸至於大亮。世子仍靜靜地睡着片刻，子醒）

長  
（伸懶腰，打哈欠，擦眼睛，睜眼）啊！（站起）糟了！（跑至窗）天亮了，（返身）怎麼樣？（見母睡在桌邊，走過去）媽媽！

母 (驚醒) 唔！

長 我怎麼睡在這裏？真糟！

母 孩子，不會糟，睡得很好。

長 天這樣亮哩，我還沒回營去……

母 你不該回去啊！

長 我害了朋友，真糟，真糟！（在室中團團轉）

母 (站起來走過去) 孩子，你得救了，我們都得救了！

長 我們得救了，可是金排長給我們害死了！這怎麼行？真糟！

母 不會的。

長 不會？金排長是負責任的，他一定會給槍斃。我怎麼對得起朋友，我怎麼對得起金排長！

(一屁股坐在榻前的椅上)

母 (走近他) 他年老，家裏又沒有人……

長 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就叫他去死，我出賣朋友，我不是人！（嚴厲地）你到底用什麼法子叫我睡着，你！

母 (伸手向櫥中拿出藥瓶)

母 (往常你弟弟神經錯亂我就給他吃這藥的。

長 (站起，奪去瓶) 安眠藥，你害了我，媽，你太不該！（把瓶用力摔在地上，瓶碎）

母 你別急，我是做錯了，爲了救你害了別人，不過，天會保佑好心人的，金排長成不至死。

長 他一定死，這時候一定已經被槍斃。

母 天亮了不久，或許他還沒有。天一定會保佑他。

長 好，我這該回營去，我不是貪生怕死的人，我不是出賣朋友的人！（毅然地衝向門）

母 孩子，你不能去！

長 （發覺未穿衣，返來，欲穿衣服）啊，我的衣服呢？

母 你的衣服？（向室內尋找，問）啊，不得了！顧德呢？顧德到哪去？

長 顧德？我的衣服？

母 不得了，傻孩子穿你的衣服走了，（發見地上的顧德的衣服）這是他的衣服，天啊，可憐

我！可憐我！（昏倒在衣服上了）

長 （急俯身扶她）媽，醒醒，醒醒！

母 （醒，哭）天啊！可憐的孩子，代你死去。

長 不會的，媽媽。

母 一定是，他常說自己是癡子沒有用，要代你去當兵，他常說死了比活着好，天啊！（站起

坐於臺上哭）

長 媽媽，我去。時間還早，也許還沒有執行（衝向門）

母 （追，拖住手）不能，孩子，不能！

（這時，門開，現出一垂頭喪氣的人）

（仰首見明德）啊！

長 金排長，我該死，我不失信，現在就去。

金 怎麼？你是張明德？

長 是啊！

金 可是我已經替你收了屍。

長 (兩手緊抱其兩肩) 真的。

金 還有飯？

母 (驚叫一聲) 啊！(欲栽倒)

長 (念返身扶住欲倒的母親) 媽，我害了弟弟！(熱淚紛下)

金 弟弟！(驚異無所措)

幕急下

(偶然憶起荷蘭作家蒲爾修士(H. J. Balthuis)的「虛心的人」(Malitia en Spijte)一劇來，我才提筆寫這第一幕二場的「學生弟兄」。故事有一部份是由「虛心的人」抄襲來的，特此註明。)



# 俘虜

時間 抗戰正激烈的時候

人物 孫司令長官， 郭政治部主任， 岡本寅大郎， 衛兵。

景 某戰區的司令長官室，陳設簡單，右壁懸大地圖一張，上面畫着許多紅藍色的線條。壁前置寫字台一，椅一。台上放着文具文件電話機及按鈴各一。上方正中有一扇門，門的右邊放兩把椅子和一張茶几。几上置熱水瓶茶杯等東西，几前置一痰盂。左壁有一扇窗戶，夕陽的光由窗射入房內。

幕啟，孫司令長官口啣紙煙，站在地圖前用紅藍鉛筆在地圖上劃着，他是正在計劃作戰。這時一個衛兵和一個穿軍服的長官，經過窗口，向窗內瞥視一下即走過去了。

衛 (在門外) 報告！

孫 (回頭向上方的門) 進來！(他仍目不轉睛專心的劃線)。

衛 (進門敬禮) 報告，郭主任要見司令。

孫 請他進來！

衛 是！(行禮向後轉，出門經過窗口下場)

孫 (劃了一條符線，可是又用手擦去了半截，返身把兩枝鉛筆放在桌上，兩手互擰擰幾下，用力地吸了幾口煙，走向茶几，把煙頭掐入几前的痰盂內)

郭（進門敬禮）

孫（還禮）請坐吧！

郭是！是！（走近椅子把軍帽放在几上）

孫有什麼事嗎？（走去坐在近窗的椅子上）

郭是。（坐下）剛才由離這裏三十里的蔣家村的人送來了一個俘虜。

孫俘虜？

郭是的，一個年青的日本飛行員。

孫大概是什麼軍曹之類的飛行員吧？我想再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郭那自然，他們的空軍四大天王都給我們打死了，決不會有比三輪寬更厲害的傢伙啦！

孫是蔣家村農民送來的嗎？

郭不錯，是五個農民把他五花大綁着送來的。

孫怎樣給農民逮住的？

郭據他們說，是在村子裏逮住的。

孫可是，他怎麼會一個人跑到村子裏去呢？

郭他們說：問過他，他不肯說，也許是跳傘下來，就落到那村子裏。

孫他帶着武器沒有？

郭有一枝手槍。（將槍遞上）

孫（接槍卸彈夾，看沒有子彈，一邊手玩着槍，站起，一邊凝思，走近窗前。凝視着遠處紅

色的夕陽)。

郭 (閃在他後面) 逮住的時候還給十幾個農民打了一頓。

孫 (返身) 受傷了嗎?

郭 有點兒皮傷，不很重。

孫 那還好。(點點頭，走向寫字台，按鈴)

郭 (跟在後) 司令要審問一下嗎?

(衛兵經過窗口)

孫 是的。(坐下)

衛 報告!(在門外)

孫 進來!

(郭主任慢慢步往窗口，憑窗看夕陽，衛兵上)

孫 你把那個俘虜帶進來。

衛 是!(下場)

孫 他很年輕嗎?

郭 (返身，背靠窗欄上) 是的，很年青，而且很倔強。

孫 唔，很倔強?不肯招口供嗎?

郭 對啦，少爲問一下，他簡直不肯說話，可是後來倒用中國話罵起來。

孫 哦!他會說中國話嗎?

郭 是的，說的很好，大概是在中國住過的。

孫 那麼，這樣的人還是請你一個人審問他吧。（結起）

郭 還是讓我審問？（走向寫字台）

孫 你是知道我的脾氣的，倔強的人給我審問，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郭 （笑）也好，我總使他不懈強，使他好好的答覆我的詢問。

孫 （笑拍郭肩）這種本領我是不會有的。

郭 不過，我是想俘虜由司令親自審問，我到外面去跟那幾個農民談談，要是他們認得字，

孫 我可以把我們印刷的傳單和小冊子給他們一些。

郭 這件事倒可由我辦，我還要招待他們吃頓飯，賞他們一點兒錢。

孫 那太好啦！

郭 （走向門，可是停住返身）逮住他的就是來的五個人嗎？

孫 他們說：一共十二人把他逮住的，這五個人不過是代表。

孫 就這樣吧。

（衛兵帶俘虜經過窗口）

衛 （在門外）報告！

孫 進來！

衛 （上）俘虜帶到啦！

孫 帶他進來！

（這時門外忽有叫喊聲，係司令郭主任衛兵均大吃一驚）

誰在叫喊？

衛（伸頭向門外瞧，返身）報告司令，糟了！周得標用刺刀刺……

（係司令急邁步走出去，衛兵跟着出門，這時觀衆可以聽到係司令在門外高聲罵衛兵的聲音，有頃，司令帶着怒容走過窗口，衛兵扶着俘虜上場。）

郭 你扶他坐在那椅子上，快點去拿傷藥跟紗布來！

衛 是！（扶俘虜坐在那門邊的椅子上，馬上返身下場）

郭（走近他，審視他的腕上的傷口）忍住痛，一會兒就拿藥替你敷上。

（他的臉上有被手指抓破了的血痕，左腕上也有血，飛行衣穿得不整齊，風鏡已沒有了，可是帽子還戴着。憤恨地瞪了郭一眼，不語，只哼着。）

郭 這實在是意外的，想不到門口的衛兵會用刺刀刺傷你，這在於我是很抱歉的。（俘虜仍不語，衛兵拿紗布上）替他敷上吧！（說罷走向寫字台坐下，瞧着他們）

（衛兵替他敷上藥，扎上紗布，把腕膊掛在頸上）

郭 倒杯開水給他喝。

衛 是！（扎畢，倒開水）你喝水吧！

俘（接杯喝水，不語）

郭 你下去，沒有事啦。

衛 是！（敬禮，出門，經窗目下場）

郭 咱們這兒的水不好，還比不上日本內地的自來水那樣乾淨。

俘 (他不理郭主任，喝完了水，放下杯子又把臉朝向窗外)

郭 我問你，你怎麼會說中國話的？

俘 我住過「滿洲」怎麼不會說呢？

郭 哦！怪不得，你住過咱們的東北，那末你今年到底多少歲呢？

俘 (又不理了)

郭 我看你很年青，三十上下總有的吧？

俘 (仍不語)

郭 我問你這些，你就告訴我，有什麼不好呢？爲什麼不說話？哦！是的，你大概以爲我們的衛兵太無理了，在你的胳膊上刺了一刀，是不是？(停了一會，見他仍不說話，就接下去說)實際上難怪的，現在咱們中國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恨你們日本人的，聽說你被蔣家村的農民逮住打了一頓，不過這比起你們皇軍對待咱們中國的軍隊和老百姓來，實在客氣得多了。

俘 別多說廢話！(站起來走向窗那邊去)要怎樣辦，就怎樣辦好了。

郭 (站起)你放心，我不會難爲你，咱們中國政府對於俘虜都是特別優待的，因爲你們都是被人家逼去打仗的。你還不知道哪！我們還特地建立了和平村，給你們日本弟兄們住呢！

俘 (返身)你想探我的口供，我不會被你騙。

郭 咱們決不會騙你，要是說欺騙，你們國內的軍閥官僚資本家，可真欺騙了你。

你別對我宣傳，皇軍是不受宣傳欺騙的。（把背斜靠窗）

郭（笑）那末我不審問你，我跟你隨便談談好嗎？（走到台中中央）對於日本國內的事情，我也很熟識。十五年以前，我曾在東京住過五年。我在士官學校畢業了業，在橫濱神戶長崎日光千葉等許多地方，銷磨了兩年的光陰。你的老家在那兒？

倅（低頭不語，右手下意识地撫摩着窗檻）

郭問你的老家，就告訴我有什麼關係呢？

倅（很不願意似的）東京！

郭哦！在東京？東京我更熟識啦！市外還是市內呢？

倅（又不說話了，低下頭來走到地圍那兒去）

郭（跟過去）隨便談談，你說啊！

倅（返身）我住在池袋。

郭池袋我很熟識，我初到東京的那一年就是住在池袋，可是後來幾年住到高圓寺去了，池袋很好。是的，我覺得東京市內市外的風景實在太好了，尤其是市內，你也這樣想嗎？

倅（不答應，很隨便的坐在寫字台前的椅子上）

郭一提起東京，倒使我懷想起十五年前的一切事情來了，那個時候我就是士官學校讀書的那幾年。（走向窗）每天傍晚太陽將要下山的時候，正像這個樣子，（指窗外的血紅的夕陽）我總是拉着房東家的老太太和她的兒媳婦孩子們，一同到芝公園裏散步，那黃金色的太陽，照着那些參天的古樹，碧綠的草茵，真是美麗極了！我常常坐在草地上看着房東的一

家老小在一塊玩耍。(喟然地嘆了一口氣)唉！這些事真修人懷想！(返身背靠窗櫺，眼睛注視着低着頭的倅)

倅 (不期而然的歎了一口氣)咳！(站起來，下意識地走向門邊那原來坐過的椅子去坐下，右臂支几，右手扶頭)

郭 你也覺得這是值得懷想的嗎？

倅 (放下手，仰起頭，不語，向椅背上一靠)

郭 我看你的精神很疲倦，你要抽煙捲兒嗎？(說着由衣袋中拿出煙盒)可以抽支煙捲兒提提神。(拿一支煙腳在自己的嘴上，另拿一支遞給他)不容氣。

倅 (淡然的接了煙腳在嘴上)……

郭 (把煙盒放進衣袋，由几上取火柴燃了自己的又遞給他)……

倅 (接火柴點煙，死命地吸了一口)謝謝你！

郭 你可以比較比較你在國內抽的煙味兒，我覺得這長城牌比你們的櫻花牌蝙蝠牌都好些，對不對？

倅 (用力的抽了幾口煙，可是不答)……

郭 我知道你一定說沒有櫻花牌好，可是聽說櫻花牌最近漲了價，要賣上好幾塊錢一盒那樣的價錢啦，在戰時什麼物價都膨漲，這種消耗品是不用說了，是的，(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呢？生活不成問題嗎？

倅 (討厭地)你又來審問我了。(把煙用力地向地上一扔)



郭 (笑) 哈哈……我隨便想到，就隨便的問問。你總以為我是審問你……

衛 (經過窗口。旋在門外叫) 報告！

郭 進來！

衛 (上場) 報告主任，總司令要主任寫張單子給我到政治部拿宣傳品來分給那些鄉下人。

郭 用不著寫單子，你去告訴李科員，說我要宣傳品每種十份好了，他知道檢出來的。

衛 是！(退出，經過窗口下場)

郭 好，咱們還是再談談東京吧！我抗戰前一年的夏天還到東京去過一次，可是只住了一個禮拜就離開了，(站起來把煙丟入痰盂)現在的東京可真繁華，跟十五年前我在讀書的時候完全不同，什麼福樂利達跳舞場啦，美松吃茶店啦，雅緻園中國菜館啦，是的，這些地方你都去過嗎？

郭 沒有去過。

郭 實際上這些花大錢的地方沒有什麼意思，還不如到日比谷公園上野公園去坐坐來得有味兒，就是內外苑也比這些地方好玩些。

郭 這些我都去過。

郭 (笑着站起，走向寫字台)這些不化錢可以進去的地方，你當然去過，如果你有孩子的話，我想你的太太一定還會領着孩子們去玩的。(返身，兩手交在胸前，背靠寫字台，目注視着俘虜)

郭 (低頭，右手摸着自己的額角)

郭 咳！說起孩子，真使我痛心！（故意地把頭一低，接着又是嘆一口氣）咳！

俘 （呆視他，問）你的孩子怎麼樣？

郭 （才聽明白對手的問話似的）哦！你問我的孩子嗎？大的今年八歲，小的五歲了……

俘 那很好呵！

郭 本來是很好的，孩子活潑聰明，都是很可愛的，可是……

俘 （很擔心的）可是怎麼？

郭 咳！那個大的被你們的飛機扔炸彈炸死了！（淚然欲泣）我真不敢提，一提起真使我難過！

雖然我是一個軍人，可是愛兒子的心情總是和別人沒有兩樣的。

俘 （兩目注視著前方的地面流出神）

郭 現在我只養了一個孩子，我自己到前方來，家鄉又時常遭轟炸，我年老的媽媽和妻子，只得帶着五歲的小孩到湖南的鄉下去住，我時刻想念着他們，可是又不能回去瞧瞧他們。

俘 （皺眉，兩手抱頭，憂戚的表情）咳！

郭 這一次在作戰的人，想是誰都有這種苦悶，不過我們爲着祖國的生存，等着自由解放，只有咬緊牙關來抗戰。我想你們一定比我們苦悶得更厲害，因爲你們自己不願意離開家，偏叫你們離開家到咱們中國來；自己不一定願意去打仗，偏是要你們來上火線。是的，你還沒有結過婚嗎？你家裏沒有孩子嗎？

俘 （他的眼睛有點潮濕了，頭只在兩手中微微地搖動）

郭 如果是有的話，你是不能不想念他們的，同時他們在國內恐怕想念你更厲害。一個女人，

她假使想到她自己的丈夫到遙遠的土地廣大的中國去打仗，（把屁股坐在桌角上）就是說打下一塊地方吧，另外的地方還有，永遠打下去，你們永遠是不能回國去看看他們，不幸的話，戰死在戰場，或者像你現在一樣的被我們俘過來了，這種種……不能叫他們不會想到，一想到，他們又不能不傷心！是的，（下地走近他）假使你已經結過了婚，我想你的太太一定還很年青，也許還很美麗，他到東京車站送你的情景，一定很值得你回想的，是不是？

郭 仔

（憂戚地仰起頭來）你，你怎麼知道呢？

咳！這種心情我倒很能理解，我看過你們板垣師團長的一個衛兵的日記，有一段使我非常感動，我可以唸給你聽。（說著走到他對方的椅子坐下，順手拿熱水瓶倒了兩杯水，送一杯到俘虜前）你可以喝杯水！（自己拿另一杯喝了一口，由衣袋中拿出日記簿，翻著，翻到了一頁。）喏，他的日記是這樣的：「妻子的眼睛比什麼時候都來得美麗，我在車上和她怔怔的對看了，足足有十五分鐘之久。我們的眼睛却給慢慢昇上来的淚水遮沒了。最後，我忍心的避過了她的眼光。可是，不避過又怎樣呢？雖然說多看了一眼，好像是多得一些什麼似的，然而一想到這一別之後……」（淒然地停住了）

郭 仔

（突然的全身一縮，放聲大哭起來了）……

（又呷了一口水，透了一口氣壓在胸間的悶氣，仍把杯子放還在桌上，手指敲几，問）爲什麼？（站起來，走到俘虜左邊來）你爲什麼這樣傷心？（手扶他的肩）我胡亂的扯，竟惹起你這樣傷心？我實在抱歉，你的痛苦，我是理解的，可是我想不用什麼話來安慰你。（見他仍是傷心的嗚咽着，兩手又在背後，慢慢的在室內走着）咳，人都有什麼仇恨？

國和國又有什麼仇恨？少數的軍閥官僚資本家，爲着自己的利益，把一大羣一大羣善良的人民送上戰場，一切罪惡都是由那些少數人的手造成的。（返身走近他）喂！這時候你該明白了吧，誰使你別了老婆拋了孩子？是誰使你用血肉去犧牲？是誰使你變了性格，紅着眼睛去殺人？

倅（慢慢地抬起頭來，痛苦之至）先生！請你不要再說好嗎？（兩手按着心，稍站起）我的心，嘔，我的心，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倅這可不必，傷心對於你已經沒有用處了。

倅（瘋狂地伸出右手，大聲地叫）給我刀！請你讓我破了我的肚子！（槍主任的佩劍）

郭（避開）噯！噯！這是一個倅廢失去勇氣的念頭，（拍他的肩）朋友！有理智的人就應該認清了自己的敵人，（返身）有勇氣的人就應該用刀用槍去殺他自己的仇人，決不用刀用槍來自殺的，你明白嗎？（走開去）你的家裏人還等着你回國去呢！

（這時孫司令長官走近了窗口，站着看室內兩個人，郭主任已發現了孫司令，即把右手一擺，意思是招他進來的樣子，孫點頭走過了窗口）

倅（無力地垂下了右手，身向几一側，頹然的）

郭我的話不會說錯的，東京是可懷念的！尤其是家裏的人是值得你思念的！

倅（推門進來）你們談得很起勁啊！

郭（半行禮狀）我的話說得太多啦！不料惹起他傷心。

倅傷心？

郭 是的，使他想起了故鄉，想起了家裏的人，一個樸實良善的人就因此感到了悲傷。

孫 (同恹地點頭) 怪可憐的，他的家庭情形都告訴過你嗎？

郭 還沒有，反正總是些可憐的農民工商人，并且我也不想問他那樣詳細，免得又惹起他的傷心。

孫 人總是感情的動物！朋友，不必傷感罷！

俘 (突然站起來，熱情地) 我感謝你們對我的親切！(歇斯里地) 哦！去年十二月出征到現在，沒有過一個人對我這樣親切。長官！我可以告訴你們，你們可以審問我，可以審問我。(背靠几緣)

孫 (走近他) 現在不要提審問兩個字吧，我們過去現在都沒有仇恨。我們不願意把你當作敵人來審問你，不過，要是你願意的話，可以把你的家庭情形和出征到現在的經過告訴我們。

俘 行，行！請你們坐下來聽我說，好嗎？

孫 好，你說罷。(走去坐在寫字台前拿出日記簿和自來水筆來)

郭 是的，我連你的尊姓大名都還不知道呢。(走向窗口)

俘 我姓岡本，名字叫寅太郎，今年是二十九歲了。

孫 很年輕。

郭 你一向就住在東京的池袋嗎？(返身倚靠窗口)

俘 不，我的爸爸早就死了，我還只三歲，就給人收養，我的養父是一個賣布的小商人，他帶

我到「滿洲」去……

孫 你到過「滿洲」，你住在東北的那一省？

仔 我住在奉天省城裏，可是在我進小學一年級的那年，我的養父失蹤了。

郭 失蹤了？

仔 不知道爲什麼忽然失蹤了，以後就由我的生母辛辛苦苦的養育我，到十七歲的時候才回國，

住到池袋去，我的媽媽爲着我實在太辛苦了！（淒然淚下）

郭 真是可憐的人！

孫 怪不得你中國話說得很好的，你結過婚嗎？

郭 結過婚。（微咳）

郭 熱水瓶裏有水。（欲去倒水）

孫 謝謝你，我自己會倒的。（點點頭，返身伸手拿瓶倒水呷了一口）

郭 （仍把背靠到窗上去，眼睛看着他）

孫 說起結婚，真費了我的勁。

郭 怎麼呢？

仔 因爲我是一個鐵器工人，整天整夜地工作，每個月只能賺三五十塊錢，家裏有着年老的媽

媽，還有着一個妹妹，東京的生活程度高，我家三口人生活，每月只勉強够用，那來積蓄？

一年一年拚命儉省下來一些錢，到去年五月裏才討妻子。

孫 你去年五月才結婚，那你是幾時被徵去從軍的？

伴 還不是去年的十二月裏嗎？我這次實在不願意打戰，可是違背了命令就該被槍斃，沒有辦法，我只得走。今天我的坐機給你們這邊的高射炮擊中油箱起了火，我只得展開降落傘跳下來，下了地我不知道跑到那方面去才好，就在那村子裏亂跑，才碰到那十幾個人……這樣就給他們逮住了嗎？

伴 我拿手槍打他們，可是打完了子彈，沒有一位打中，結果給逮住了。

衛 報告！（在外）

孫 進來。

衛 （上，行禮）報告總司令，那五個鄉下人要走了。

孫 教他們在這裏吃了飯再走。

衛 他們說太陽快下山了，要早點趕回家去，晚了路上不好走，他們說：謝謝總司令的賞。

孫 （想了一下）他們沒有帶燈籠，夜路是不好走的，好，就讓他們牽也好。

衛 是。（行禮，退身出門，總管口下場）

孫 你是什麼階級？

伴 我是軍曹，每月拿六十塊錢，自己用一半，一半寄回家。

孫 那你家裏有几个人生活，三十塊錢能夠維持嗎？

伴 （愁苦的）我出發到現在不曾接到過家信，也不知道是怎樣情形，家中的媽媽妹妹妻子，

還有我的孩子……

孫 你有孩子？

倅 去年七月我的妻有了孕，現在該有一個孩子，不知怎樣的過活，聽說現在物價又一天比一天高起來，真使我擔心。想起了年老的媽媽和她們，我就只有流淚！

郭 (走近几) 你現在明白了是誰使你擔心，誰使你流淚的吧！

孫 咱們中國人民所受的比你受苦得多呢！

倅 (站起) 是的，你們中國人民自然比我們更苦，我現在知道都是我們日本軍閥官僚資本家

那些專講侵略的畜牲，使我們和貴國的老百姓受了苦，我明白了，我恨，我恨……

郭 知道恨他們是很好的，可是還不夠，應該用行動來報復你這仇恨，你要知道我們中國這一次的抗戰，就是爲的這個。

倅 我知道，你們的抗戰是神聖的，我看見過皇軍的士兵，奸淫，屠殺你們中國的老百姓，野獸一樣的殘酷，你們應該報這種仇！

郭 (走近他) 我認爲你所想的很對，(握其手) 我們是同樣的人，我們應該站在同一條戰線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倅 (狂熱地，握緊左手的拳頭，豎起來顫動着) 對的，爲着東方的和平，爲着世界的和平，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孫 (微笑) 你的話說多了，一定很疲倦，還是到外面去休息，休息吧！(站起按鈴)

衛 (經過窗口)

郭 可以先休息，休息！

衛 (上場行禮)



係 你帶他到外面去找一個好的地方讓他休息，要好好的侍候他。

衛 是！（立正行禮）

係 不要客氣，以後我們時常可以談談，你去休息吧！

衛 隨我來！

（衛兵領俘虜出門，經過窗口，孫和郭同時地走向窗子，看着俘虜過去，郭連連點頭，司令手扶窗櫺，悠然地眺望着降落到地平線的太陽）

你瞧，太陽都落到地平線下面去了。（微笑）

郭 （也會心的一笑）不錯，這是絕好的象徵。

（孫將軍透了一口氣在胸頭的悶氣）

幕

（抗戰兩年來，我見過幾個俘虜，他們依然是感情的動物，並不是無人性的野獸。我記得在衡山的時候，親眼看到一個空軍俘虜聽孩子劇團的小朋友們唱日本兒歌而落淚。他們的鄉思之濃，恨軍閥之深，反侵略戰的心之切，在他們的口中，供狀及日記本裏在在都可聽到看到。因此我們感覺到我政府優待俘虜的寬大之處，是極爲合理的，所以我寫了這一個脚本。並且經軍委會政治部演劇第八隊及航委會政治部神鷹劇團排演過。不過這是一個內心表現的戲，非有演技好，理解高的演員演不可，否則成功難必。）

# 孤島夜曲

——爲中蘇邦交親睦而作——

時間 某一個晚上

地點 上海北四川路某旅館內

人物 巴爾希也夫（蘇聯詩人，而且是旅行家）

卡尼娜（詩人之妻，也是個作家）

華仁民（抗日工作者）

山本猪太郎（日本便衣警察）

井上龜次（日本憲兵）

犬養正雄（日本特務）

金元祥（朝鮮浪人）

中村榮子（旅館女主人）

陳德富（旅館僕役）

舞臺上方左右各有一門，面對觀客席。門外是兩個露臺，觀衆可以由這兩個露臺看到天上的的一鈎新月，無數星星，而且可見對面的建築物及照耀閃爍着的「新亞咖啡」的霓虹招牌，兩露台門之間牆上有電話機，下置一椅。舞臺左方有通洗澡間的門，門框上有標

着 *Barthold* 的銅牌，左壁有壁爐；因天氣還未寒冷，所以爐中並無熊熊的炭火。壁爐上置酒杯及小石瓷塑像，壁爐二尺許的地方置雙人沙發榻一張，榻之左邊有立地的高架電燈一盞，榻前置一長方桌几，几上有煙灰盆，茶杯及裝冷開水的玻璃瓶等東西，右面角上斜置屏風一個，屏風邊置高腳衣架一，上掛男女大衣，浴衣，呢帽等物。榻前橫放着木床一張，床上鋪着白色的毯子錦被及枕頭，右壁近舞臺口處是一扇出入的門。幕啟時，蘇聯詩人巴爾希也夫正坐在沙發上看普希金的詩集。他有四十上下的年紀，下頰却有棕色鬍鬚，身體魁梧健壯，這時卡尼娜——三十多歲的婦人，站在右邊的露臺上看街上的夜景，夜並未深沉，可是街上不很喧鬧，正是夜的靜寂剛要開始的時候，幕地，一陣悠揚的簫聲傳到了耳際。

巴

（聞簫聲，停住了看書，提耳靜聽，瞬間，外面的汽車喇叭聲攪亂了簫聲，放下了書，看錶）十點鐘啦！（由几上拿起煙斗，裝煙，擦火柴燃煙斗。汽車喇叭聲過去了，巴爾希也夫抽煙，瞑目靜聽，簫聲漸寂）卡尼娜！（他的太太並沒有聽見他叫她，）卡尼娜！

卡

（轉身走來，倚着門）你叫我嗎？

巴

（點頭）剛才不是吹簫的聲音嗎？

卡

是的，你覺得這簫聲很熟識嗎？

巴

很熟識，從前在哈爾濱，不，就是前禮拜我們在東京也聽到這簫聲。

卡

對啦，在哈爾濱的十年中聽得很熟識，不過，這五六年來又生疏了，這一定是日本給尺八

簫（走進幕來）可是這兒却是中國的上海。（背靠在床欄上）

巴（站起來）日本的尺八簫倒很可愛，就像「吉他」（Guitar）一樣，確實幽雅，尤其在一  
個清寂的月夜裏聽起來更美妙，你不記得七年前我在哈爾濱的報紙上，還發表過詠尺八簫  
的詩嗎？

卡當然記得，尺八簫的聲音確實悠揚動人，音韻夠高雅，不過，我總覺得日本人不配有那樣  
高雅的樂器，對嗎？

巴（微笑，走至台中央，）日本的山水不是一樣嗎？那樣清麗，簡直像一首清麗的詩，可是  
日本人却會是那樣的卑劣殘酷，真使人意料不到。

卡是啊！要不然，我們這一次旅行到東京，會住不到兩個禮拜就離開嗎？

巴啊！聽，你別說了吧！（笑着走向左右露臺門之間的單人沙發）我知道你又想起那些騷亂  
我們行動的獵狗來啦！（坐沙發上）

卡可不是？那些狗時時刻刻跟着我們，你想，走到一個有詩情畫意的境地去，我們的心胸該  
多麼開朗，我們的舉止該多麼瀟灑？偏偏我們身旁站着幾頭醜惡的狗，使人多難受，整個  
詩劇場面就全給狗破壞了。

巴事情是難怪的，你想，他們全知道我巴爾希也夫是一個赤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文人，  
只這一點就該使他們駭怕啦！

（這時隔壁忽傳來唱「浪花節」的歌聲。）

卡（右手掩耳作厭聽狀）可真難聽！

（走向沙發榻那兒去）

巴 這種歌聲才真配日本人有，就像牛叫！

卡 還是生了病的牛！（坐在沙發的靠背上）

（大家哈哈一笑，敲門聲）

巴 Come in!

陳 （推門進來）先生，有客要會先生。

巴 客？

陳 （遞上名片）是日本客人。

巴 （接名片，唸）山本豬太郎！

卡 是豬？

巴 呃，這回可不是牛，（微笑，轉臉向陳）你請他進來好啦。（把名片放入衣袋）

陳 是！（出去了）

卡 來找你幹什麼？

巴 一定又是來調查。

卡 又是一頭狗嗎？

巴 管它呢！反正不是狗就是豬。

山本 （上場，深深地鞠躬）對不起，先生！

巴 不客氣，不客氣！

（卡尼娜瞥視了他一下，就離房走到右邊露台上去了）

山本、來打攪，實在對不起！（又是一次九十度鞠躬）

巴 太客氣了，請坐罷！

山本 不坐，不坐，說幾句話，就得走的。

巴 有什麼事見教嗎？

山本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不過來看望先生罷了，先生住這裏還舒服嗎？（一邊說着話，一邊賊眼在東張西望。）

巴 承你關照，很好，這旅館很好。

山本 先生不出去玩玩嗎？

巴 出去玩過，我看山本先生有好多話要跟我談似的，還是坐下來談罷！

山本 不客氣，不客氣，我剛才有事到這兒來，就順便來看看先生。

巴 噢，噢。 步

山本 先生打算幾時離開上海啊？

巴 暫時還不想離開，也許，也許住上幾個月。

山本 那好極了，戰後的上海由敵國政府來管理，多少要比從前好些，聽說先生是一位詩人，

在這裏一定可以尋到許多詩料，呃，頂好的材料。

巴 對啦，醜惡的現象，是絕妙的詩料，是的，請坐着談好嗎？

山本 不，不客氣，我該走了，要是先生不怕麻煩的話，我可以時常來看望先生。（深深地一

鞠躬）

巴 當然，山本先生要長高興的話，儘管請過來談談。

山本 好，好，一定來，一定來。（鞠躬至半又想起了洋禮來，伸手去握）

巴（伸手相握）真麻煩山本先生！

山本 那兒的話，那兒的話？（又一九十度的鞠躬，）打攪了！（巴爾希也夫送至門邊，山本

下場）

巴 簡直是頭豬！

卡（由露台走回室內來）真令人不舒服！

巴（走向面前）他們也一樣的不舒服；怕咱們有什麼政治作用！（拿起煙斗來）

卡 咱們在他本國既然住了那麼久，他就該可以放心。

巴（發煙，返身）不過也難怪他們，他們吃的是這一行偵探飯。（點火）

卡（走向中間的沙發椅）明兒起咱們還是去租間房子住，別住在這旅館裏罷。（坐下）反正

咱們不馬上離開上海。

巴 也好，也好。（走向沙發榻）

（門外有人說話的聲音，巴爾希也夫停住站在欄旁邊，目注房門，聽着）

井上（在室外）是這間房嗎？

陳（在室外）是的。

井上（在室外）兩個俄國人？

陳（在室外）兩個俄國人。

(門被推開了一點兒)

井上 (在室外) 好，你去罷！

陳 (在室外) 讓我先進去通報一下，好嗎？

井上 (在室外) 去你的！不用通報。

巴 (走到台中央) 進來！

井上 (推門上場) 喔，你是俄國人嗎？

巴 不錯，我是蘇聯人，(側身，手指坐着的卡尼娜) 她也是蘇聯人。

卡 (站起) 對了，先生，我也是。

井上 (賊眼向他二人的上下打量) 有護照嗎？

卡 有。

巴 卡尼娜，你拿出來給他看。

卡 (走向屏風後拿手提箱，啟箱拿出一個封套) ……………

巴 (走過去拿封套，回來遞給井上) 這就是咱們的護照。

井上 (接封套抽出二紙護照來看看) ……………

(卡尼娜把箱蓋好，放還屏風後)

巴 許多國家的印戳都記得嗎？

井上 記得，記得。

卡 (走過來) 那就好了，既然記得，先生該可以放心了。



巴（笑着聳一下肩膀）蘇聯人是最難使人放心的。

井上 不會，不會。（把護照放入了封套）

巴（接封套，放入衣袋去）是的。先生尊姓大名還沒請教。

井上（伸手由小衣袋拿出名片遞給他）這就是。

巴（接名片，唸）井上龜次……

卡（走近來看）龜？

井上 龜用做國音唸是Kame。在做國是很好的。

卡 很好。

巴 很好，據說烏龜的壽最長。

卡（抿着嘴，返身走向沙發榻去）……

井上 你明天不會離開這兒吧？

巴 明天？明天不會。

卡（返身）咱們在上海也許要住一兩個月哪。

井上 很好，很好。

巴 先生還有什麼事嗎？

井上 沒有了，沒有了，剛才不過打這旅館經過，順便進來看看先生吧了，先生不必多心！

那裏？我真不會多心，不過，井上先生倒真可以不必多心，哈……

井上（也跟着笑）哈……對不起，我要走了。（返身，拉開門，匆匆下場）

上（對着巴圖的門）真叫人頭痛！去了一頭豬，又爬來一匹龜，儘跟這些畜類接觸！

巴 真太沒有詩意了！（向左邊的露臺走去，剛踏上露臺，看見了露臺外面新亞咖啡館寬寬招牌，返身）卡尼娜，咱們還是到對面咖啡店去喝咖啡罷！

卡 也好，反正睡不着。

巴（復跨下露臺）晚上外面也有點兒冷，你帶大衣出去罷！

卡（點頭走向衣架拿下呢帽手杖遞給巴爾希也夫）你也帶大氅嗎？

巴（走近她）也帶着罷。（接帽和手杖，把帽戴上）

卡（又走到衣架拿了兩件大衣，交一件給他）我就穿着算了。

（穿上了大衣向門走去）

巴（左臂掛着大衣，右手執手杖，隨在後面走向門）

卡（拉開門！瞥見正欲推門進來的女店主中村榮子，停住了）

中村（她是三十餘歲陰險狡猾的女人，打扮得很整齊，穿了一套洋服——毛線織的上衣，綢製的裙子）喔！要出去嗎？馬丹姆卡尼娜！（深深地鞠躬）

卡 呃，要出去踴躍躍。

巴 有什麼事嗎？

中村 沒有。唔，沒有什麼事，我怕巴爾希也夫，偷懶，不常在這兒招呼客人，就來巡查一下。

巴 到咱們這兒來巡查嗎？

中村：（帶笑地）嘿，嘿！那兒的話？好，不耽擱先生啦。（欲走狀，可是退去粘在門外邊）

卡 好，那麼咱們就出去啦。（夫婦同出門去）

中村 門由我帶上好了。（拉門，閉）

（舞臺上靜默半分鐘）

中村 （推門上場，回頭向門外高叫）Boy! Boy!

陳 （到門口）叫我鎖門嗎？

中村 跑到那兒去了？怎麼不在這兒招呼客人？

陳 是，我沒有跑那兒去了，（進室來）是在六號房裏招呼客人。

中村 我不是告訴過你的嗎？（走向臺中央）

陳 告訴過我嗎？什麼事？

中村 我要你多留神這一號房間。

陳 我已經知道了，今天整天都在這兒門口。（指門外）

中村 那你剛才怎麼又不在門口呢？（走在中央的沙發椅，站在椅前）

陳 （稍走前，近床頭）因為六號裏的山本先生叫我去，所以我跑開了。

中村 好，好，總有你的話！（坐下）今天有些什麼人來看過這兒的客人嗎？

陳 就是剛才來過兩位。

中村 是中國人嗎？姓什麼的？

陳 不是中國人，不知道姓什麼，有一位是憲兵。

中村 另一位是不是留小鬍子的。

陳 對了，留小鬍子。

中村 (點頭) 那一定是山本先生。

陳 山本先生？

中村 呢，一位很有手腕的刑事先生。

陳 刑事？

中村 你們叫便衣警察。(說着站起來走到床邊，在枕下毯下搜索)

陳 你要找什麼東西嗎？(走到臺中央)

中村 沒有什麼，檢查檢查看。

陳 檢查？

中村 你要知道，這兩個客人是俄國人，都是共產黨。

陳 共產黨？

中村 是共產黨！(走到屏風後檢查皮箱，但又回頭對陳) 你到浴室裏去瞧瞧，有什麼東西藏

在那兒沒有？

陳 (走向浴室，推門進去了)

中村 (當場片刻，查畢出來自語) 一點可疑的東西都沒有。

陳 (由浴室出來) 客人沒有什麼東西放在那裏，只有一雙拖鞋跟一些化妝品。

中村 好，把門帶上！

陳 (帶上浴室的門) 這兩個客人的行李真簡單。

中村 兩夫婦就只帶一大一小的兩隻箱子。

陳 聽說他們是旅行家，當然不會帶很多東西。

中村 我總是疑心他們不是爲着旅行而來的，（凝想）你留心點兒就是。假使有麼什可疑的人來看他，你就在那門縫兒裏偷看他們幹些什麼事，偷聽他們說些什麼話。知道嗎？

陳 知道了。

中村 （走向門，停住，返身）這幾天更要當心，附近（指露臺外）有人在開會。

陳 （隱至臺口）附近開會跟咱們這兒有什麼關係？

中村 怕有什麼游擊隊呀，除奸團啦一類搗亂份子來倒蛋，要是混進咱們這裏來住着那就糟了！

陳 是，是，我會留神的。

（遠處傳來警笛聲）  
中村 聽，好像是警笛的聲音！

陳 不錯，是吹哨子！

中村 （匆匆地走出門去）把門鎖上了罷！

陳 是！（跟出去，帶上門，鎖了）

（街上的汽車喇叭聲，遠處的警笛聲，人聲，瞬間，左邊露臺的欄杆上伸出一隻手，兩隻手，接着探出一個人頭，一個人爬上了露臺，他是堅毅勇敢的青年，穿一套半新半舊的洋服，慌慌張張地探頭向房裏偷瞧）

陳 （見房裏沒有人，偷偷地進房來把門關閉，緊張的情緒過去了，顯出辛勞後的疲乏，靠在

門上，她又慢慢地踱到中間的沙發椅去，頹然地坐在椅上，以右手撫上了披在肩頭的頭髮，向房間的四週掃了一眼，發見壁爐上有酒瓶酒杯，站起走向壁爐，拿起酒瓶，看一看瓶上的標記 *Viking*，拔了蓋，拿酒杯斟滿一杯，喝乾了一杯，連瓶帶杯帶到沙發榻去坐下，又倒酒來喝着，他的疲勞稍減。他媽的！好危險！（放下杯子，摸出衣袋裏的手槍，凝視着，外面有足步聲，急藏槍，起立拿酒瓶酒杯送還原處，但忘了把蓋子蓋上。）

陳（在門外）先生怎麼就回來？

巴（在對面的咖啡店裏喝了一杯咖啡就回來了）

華（急迫中尋不到藏躲之處，自語）糟了，怎麼辦呢？（可是門上的鑰匙聲已響起來，沒有辦法，只得暫時躲到屏風後去，門開，卡尼娜和巴爾希也夫上場）

陳（隨上，接了兩人的衣帽手杖，走去掛上衣架）先生要茶水嗎？

巴（不要了。）

卡（我們想休息了。）

陳（是，是！（忽忽下場，帶上了門））

卡（喝咖啡的就儘是些日本人，使人看見頭痛！）

巴（上海竟會變成了他們的世界！（走向沙發榻，欲坐，但停住））

（向壁爐，瞥見壁爐上的酒杯仰放着，又見瓶蓋子放在旁邊）卡尼娜，剛才你忘了蓋好這酒

瓶嗎？

卡（我蓋好了。）

巴 你瞧，開窗遠見。（以驚恐之）

卡 （走至壁爐）真奇怪！（拿酒瓶察看，用鼻子聞了一下）像是剛喝過，杯子裏還沾着酒，一定是他偷喝了。（放下杯，走向門）

巴 你別去追問他！

卡 （返身）太不規矩了，應該責備他！

巴 （拿一個杯子倒了一杯酒）算了！（把瓶蓋好後，拿着酒杯返身走向沙發榻，坐下）

卡 明天我們非搬不可，住在這兒就沒有一件事使我滿意。

巴 明天搬也好，（喝了一口酒）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還是休息罷。（喝乾了酒）

卡 你還要洗澡嗎？

巴 唔，你呢？

卡 下午洗過，我就先睡罷！（走向衣架去）

巴 好，你先睡，我洗澡去。（站起走向浴室，推門）

卡 （由衣架拿下一件睡衣，走向屏風。瞥見有人藏著）啊！（驚退幾步，隨着喊叫出來）  
賊！

巴 （手握門鈕，側身）幹嗎？

卡 有賊！

巴 賊？在那兒？（走近她）

卡 屏風後！（回頭向門）Boy—

華 (由屏風後跳出來，舉槍威脅) 不許喊，要叫喊就做死你！

卡 (慌急地退到几那兒去) ……………

華 (向巴) 舉手！

巴 (舉手，退後幾步) 你，你到底要什麼東西？

卡 (舉手) 我們是旅客，沒有好多的東西！

華 你放心，我不是賊，我不要什麼東西。

巴 那你爲什麼躲在這兒？爲什麼又拿槍威脅我？

華 你們不叫人，我就不威嚇你。

卡 那你把兇器放下來！

巴 是的，你先放下兇器！

華 你們放心，我決不用兇器威嚇跟我不相干的人。(說着把手槍放入衣袋)

卡 不，你能把兇器放到那床舖上去嗎？

巴 卡尼娜！這倒不必要。

華 就放到床舖上罷，爲什麼這樣膽怯呢。(把槍放在床上)

巴 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躲在這兒呢？

華 先生，你不必問我爲什麼，請你讓我在這兒休息一回兒，有機會我自會離開這房間的。

卡 剛才不是你喝那瓶子裏的酒嗎？

華 是的，我因爲太疲倦了，就喝了那瓶子裏的酒，真對不起！



巴 卡尼娜，問這個幹什麼？喔，你別站着，咱們坐下來談好嗎？

華 好的，（走向中央的沙發椅）可是，先生，請你把房門鎖起來好嗎？

卡 你爲什麼這樣膽怯呢？

巴 卡尼娜，你就把門鎖上好了！

（卡尼娜走向床，由枕下拿出鑰匙來鎖門）

華 先生，請坐罷！（坐下）

巴 你坐，你坐，不客氣！（到沙發榻去坐下，拿烟斗裝烟，點火）

卡 你一定很疲乏，再喝杯酒好嗎？

巴 你倒杯酒罷！

（卡尼娜走向壁爐拿瓶料酒）

華 先生，真對不起你們，使你們今晚沒好睡。

巴 不要緊，不要緊，我總希望你告訴……

華 是的，我可以告訴你，想你們西洋人不會傷害我。

巴 你放心！

卡 （拿酒杯送去）喝了酒慢慢地說罷！

華 （起立接杯，喝乾了，還杯）謝謝你！（坐下）

卡 不客氣！（去把杯放還原處，旋坐在沙發榻的臂上）

華 先生，總算是碰得巧，這房間是你住的。

巴 你從那兒進來的？

卡 從門口來的嗎？

華 不，我是從這邊露臺爬進來的，剛才你有聽見街上吹警笛的聲音？

巴 聽見，聽見。

華 那就是他們在捉拿我，先生，真危險！（站起來，走到露臺門口，指外邊）就在那後面的  
一條街上，我險些兒給一羣日本狗咬住啦！

卡 哦！

華 （返身）他們在那兒開會——

巴 開什麼？

華 一羣日本狗跟一羣中國狗……

卡 中國狗？

巴 你指的是漢奸們嗎？

華 （走向椅前）是的，是汪精衛那一派的狐羣狗黨跟鬼子們在開秘密會議，我是去……

巴 （站起）這樣說起來，你是一位愛國志士？（放下烟斗）

華 志士？不敢，我相信我是一個抗日工作者。

巴 （走向他，左手拍他的肩，右手握他的右手）我敬重你，爲着正義，我敬重你，我們蘇聯  
人最愛的就是正義。

卡 （站起）真對不起，起初我還以爲你是賊呢。

華 在你不在的時候，躲到你們這兒來，跟賊沒有兩樣，不過……

（外面人聲足步聲）

巴 卡尼娜！聽……

陳 （在門外）他們已經睡覺了。

（接着有人敲門，室內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

卡 快點，快點躲起來！

聲 開門，開門！（敲門聲厲）

華 怎麼辦？躲那兒去呢！（焦急極）

巴 誰？

聲 我，快開門！

巴 （一手把華仁民推入屏風後，即走到門那兒去，）夜深了，有什麼事嗎？

卡 （跟去，可是瞥見了床上的手槍，急迫中跑去拿起了手槍，想塞在褥子下面；可是又覺不

妥，終於往懷裏塞了進去，將身體斜臥床上。）

聲 快開，別噲囉！

巴 （啟鎖開門）進來！

（犬養帶金元祥上場，陳德富隨後進來，巴返身走至台中央）

金 （側身向陳）用不着你，出去！

陳 是，是！（退下場）

巴（返身）有什麼事嗎？先生！

犬養 剛才有一個中國人到這兒來嗎？

巴 中國人？

金 呢，中國人！

巴 是這裏的 Boy 嗎？

卡（坐起）不是指剛才出去的 Boy 嗎？

犬養 不是，不是，（邊說邊走到壁爐那邊去）我是說一個中國的流氓，一個暴徒。

巴 不是，當然不是，這 Boy 很老實，一點也不像個流氓，一個暴徒。

犬養 去你的，我是說剛才有一個流氓，一個暴徒給我們追趕到這旅館附近就不見了，有沒有

跑進這兒來？

卡 那怎麼會跑到我們這房裏來呢？我們的門不是鎖着的嗎？你不會到別的房間裏去查？這兒

的房間很多啊。

金 所有的房間都查過了，都沒有啊。

巴 那我們這房裏怎麼會有呢？

犬養 Kim Kim（金君），到浴室去瞧瞧！

金 是！（欲走向浴室去）

卡（站起）不能，不能，我們沒有犯法，不能搜查我們的房間！

犬養 去！

金 是！

巴 (攔住金元祥) 不能這樣無禮！

金 (把巴爾希也夫的臂推開) 走開些！(直向浴室推門進去)

巴 簡直太無禮！

大 ( ) 給我們查一下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又不是只查你這一個房間啊！

卡 真氣人！(走向露台門那兒去)

金 (由浴室走至壁爐) 沒有人。

巴 簡直是侮辱人！(兩手扶床欄，背對他們)

大養 (潑想，瞧見了屏風) 喔，屏風。

金 對啦！(欲去搜屏風後)

巴 (急攔住) 你們不能再無理！

卡 (一驚，情急智生，暗取槍對露台門的玻璃放，碰的一聲，玻璃碎) 啊！(槍槍倒地)

巴 (聞槍聲時即說) 槍聲！(急跑至卡尼娜處) 卡尼娜！(俯身扶她) 卡尼娜，受傷了嗎？

(大養正雄金元祥也急拔槍跑過去，開露台門，上露台)

卡 沒有受傷，(爬起站在門口) 先生，快追去，剛才有個黑影由露台下去。

大養 (返身站在門口) 真的嗎？

卡 真的，真的。

金 (返身) 追！

犬菱 追！一定是那個流氓！

金 一定是那個暴徒。

（兩人匆忙地跑出門去，外面一陣警笛聲）

巴 這件事太稀奇了！

卡 不，是我開的槍。

巴 是你開的槍？

卡 他們追不到人一定還會再來，真糟！

華 （驚惶地出來）那將怎麼辦呢？

巴 躲到那兒去？要搜查總是搜查得到的。

華 那我只有再從露台下去逃走。（說着就衝向露台去）

卡 （拖住了他的手）不行，不行！

巴 他們正在這條街上搜索，你下去不是自投羅網嗎？

華 （站住）那怎麼辦呢？要是他們再來搜。

卡 想法啊，別着急！（她走上露台去）

巴 說不定他們不再來。

華 最好是不再來，可是假使再來將怎麼辦呢？真糟，真糟！

卡 不用急。想法啊！

巴 有什麼法可想？

卡（巡視着露台下面，間）回來啦，（返身跑進室）糟了，他們回來進旅館的門了。

巴 怎麼辦？怎麼辦？（急得在內室亂轉）

華 太太！你還我的槍，再來就跟他們拚！

卡 那怎麼行？

巴 不行，不行！

華 我站在屏風後暗中打他們。

卡 不行，你就打死了他們，你也逃不了，這兒四週圍都是他們的勢力。

（人聲，足步聲，）

巴 快，快想法！

卡 喔，有了，有了，（推華仁民）你快躲到浴室裏去！浴室是搜查過的。

華 不行，還是躲不了。

卡 你別管，（推他進浴室，又急跑向衣架拿了浴衣，匆走向浴室，站在門口返身向巴爾希也

夫）要是他們來搜，你就說我在裏面洗澡。（退入室，關上門，足步聲近）

巴（走向沙發榻，向几拿煙斗，裝煙，自語）一個女人在裏面洗澡，該不敢進去罷？這點禮

貌總該有的！

（犬養正雄與金元祥推門上場）

犬養 你騙我們！（厲聲厲色地）

巴（從容地擦火柴點烟）真够麻煩！

金 街上的崗警說並沒有人從這兒露台下來，你居心騙我們是不是？

（邊說邊走向屏風後探看）

巴 騙你？這房子裏有人嗎？

犬養 （向金元祥）屏風後沒有嗎？

金 沒有。

犬養 這太奇怪了！

巴 （走出來）我騙你嗎？今天晚上總算給你們侮辱够了，還不替我走，我要休息了。（用手

拉散頸上的領帶）

金 （走近犬養）那浴室要不要再查一查？

犬養 浴室？好，我們走了好一會兒了，也許……好，再搜查！

（說着就走向浴室）

巴 （拉住地，嚴厲地）你真太無理了，浴室不是搜查過的嗎？

犬養 再瞧瞧不行嗎？

巴 不行，對一個外國的旅行者不能這樣無理，你要知道我的女人剛才受了驚嚇，現在在裏面

洗澡，你們自以為是堂堂的大日本的國民，怎麼對一個女人會這樣無理，在這個世界上我

還沒有見過這樣毫無禮貌的事！還未免有失大國民的風度！

犬養 （遲疑）這一個？

金 （對犬養）不聽他這一大套，搜，搜！



犬養（遲疑一下，又堅決了）對不起，讓我瞧一眼兒就得了。（仍走向浴室）

巴好，就讓你瞧一下罷！（大踏步地走近浴室門，敲門）開門！

卡（在裏面）我還沒有洗好。

巴不，他們又來了。

卡（在裏面）誰？

巴又要搜查，你開了門讓他們搜罷。

卡（在裏面）你告訴他們，我在這兒洗澡。

巴洗澡也要開門讓他們查，開，快開！（又敲了兩下）

卡（在裏面）世上怎麼會有這樣無理的事！

巴這是大日本帝國的作風，開，快開！（又敲了兩下，旋即離開門，走到沙發椅去，）

卡（在裏面）好，好，讓我穿了衣服。（門，門闕，卡尼娜穿着浴衣出現在門口，憤怒地）

你們進來瞧罷！

（犬養正雄和金元祥把頭伸進去探視一下，見室內無人，即退開）

犬養（深深地鞠躬）請原諒！實在對不起！

巴怎麼不進去搜查啊？

犬養（又返身向巴爾希也夫深深地鞠躬）對不起，對不起！

金 犬養先生，咱們走罷！（先走向門去）

犬養 請不要怪我犬養正雄，這是我的職務，上邊的命令，沒有辦法，（又鞠躬，走向門，返

身再鞠躬）再見！

（兩人下場，門闔）

巴（向門）真是狗養的！

卡（向巴）鑰上門（返身入浴室）

巴（走去鎖門）好危險！

卡（帶華仁民出來）委屈了你躺在洗澡盆後面。

華（緊握她的手）你救了我，這太使我感激了！

卡請不要這樣說！這是我應該做的事，可是剛才要是沒有洗澡盆遮住你的身體，那就糟了。

（一笑）

華（去緊握巴爾希也夫的手）真感謝你們救了我！

巴沒有什麼，爲着世界的公理，人類的正義該保護你，而且我們有合作的必要，今晚上，

可以尋機會離開這兒，我們明天黎明的時候也要離開這個旅館。

華好，明天黎明的時候，我們都可以自由，安全，（緊握着巴爾希也夫的手，熱烈地）

卡對啦，黎明的時候我們都自由，安全。（笑）哈哈……

（三人的臉互相輝映着，幕急下）

# 未死的人

時間 某天的下午

地點 某大城市

人物 劉普庵 五十歲的老人，因爲好喝酒，身體不健康。

劉雨虹 年三十歲，普庵之長女。

劉雨霞 年廿八歲，普庵之次女。

張明遠 年三十歲，雨虹之夫。

陳微曦 年三十歲，雨霞之夫。

小 蘭 年十二歲，微曦雨霞之女。

老 李 年四十歲，傷兵病院的勤務兵。

## 置景

一個中產家庭的起坐室，面着觀衆的右方是窗戶，閉着，窗簾也有一邊垂着，窗右，靠牆置一破舊的小寫字桌，左壁有一門，通外面大門，內置茶几一，椅子二。右壁上有一門，是通樓上的。門的旁邊近台口處置一籐躺椅。正中偏右方置一小圓桌，圍着桌是三張小圓凳，桌上放一瓶花及幾份雜誌報紙。

幕啟時，雨霞正從右門出來，嘴裏叫着一小蘭！小蘭！——她是一個略帶俗氣的女人，好說話，好管閒事，對於一點小事都會斤斤計較的，她穿着灰白色的布旗袍，纏纏一塊黑

紗，是帶着孝，但她的臉上並沒有絲毫悲哀樣子，兩只眼珠向室內掃了一遍，停一下，走向窗戶，可是經過小圓桌的時候，偶然發現桌上有一本雜誌展開斜放在桌沿，順便把牠合攏來拿起放在花瓶邊，再走到窗戶去。

（把垂着的一條窗帘拉開，打開窗戶，向外呼喊）小蘭，小蘭！（稍停，見無答應）這孩子，又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爺爺去世了，還跑到外邊去玩！小蘭！（走向左門，將

（欲出）

蘭（在外面，遠遠的）媽，叫我嗎？

蘭（又回到窗邊）不叫你還叫誰啊？叫你叫了好久，怎麼不答應？你到那兒去啦？

蘭 我就在門口。（走至窗）

蘭 在門口，我叫你聽不見嗎？

蘭 我沒有留神聽。

蘭 我叫你叫了好幾聲了。

蘭 我正在聽演講，沒有留神媽在叫我。

蘭 聽什麼演講！進來！進來！（蘭點頭離開窗）爺爺去世了，還不知道。聽什麼演講。

蘭（關上窗戶。索性把兩邊的窗帘放下來了。）

蘭（推門上場）媽叫我有什麼事嗎？

蘭 你啊，真不懂事，爺爺死在樓上，冷冰冰的殯在床上了，你怎麼還在街上東跑西跑的！我真不懂，你今年還算是十二歲的小姑娘了，連這一點道理都不曉得，還在門口聽什麼演

講，要是給你的大姨娘跟你的姨夫碰見了，就要罵你，還要說我跟你爸爸不懂事，不叫你換上孝服。

爾 大姨娘姨夫有好幾年不到咱們這兒來了，他們來幹什麼？

爾 爺爺死了，他們來商量你爺爺身後的事，你爺爺一死，你爸爸就去打電話給他們了。

爾 爺爺怎麼死得這樣快呢？早晨打外面回來還好好的。

爾 老年人死得容易，你懂什麼？還不進去把身上的花衣服換下來！

爾 （低頭走向通內室的門）爺爺是好人，怎麼會死了！我正想要爺爺給我錢去買帶機打日本呢！

爾 別嚇嚇！牀前桌子上有一塊像這樣子的（指自己的左臂黑紗）黑紗，拿去用別針縫上，別針就放在那塊黑紗旁邊。

爾 一定要帶黑紗嗎？

爾 一定要。（忽然聽到了一種響聲）啊！我的天！該不是他們罷？（迅速地去至左門，把門拉開伸首向外照）喔，謝謝天老爺，不是姊姊，原來是小爾的爸爸。

爾 （小爾推右門入內室，微曠由左門進來）

爾 （他是矮胖胖的人，帽上有兩撮鬍子向下垂着，他穿着灰布袍子，臂纏黑紗，走進來右手拿着一小紙包）他們還沒有來嗎？

爾 還沒有，我總覺得我們不穿孝服有點兒不合適，但是也沒有法子想，只有等我們的孝服縫好了再說，而且姊姊跟姊夫也沒有那樣快就做了孝服的，我們倒還纏上臂紗換上灰布衣服

了，這樣，總算比他們來得有禮貌些了，你以為對嗎？

霞 對！（坐在桌子上）

霞 你瞧瞧，我們還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沒有？姊姊那個人啊，最愛東瞧西望的，什麼地方他都會注意到的。

霞 不知道你姊姊會不會來。（把紙包放在几上）

霞 那怎麼能不來？這樣重大的事情還能不來嗎？

霞 不過你以前跟她吵過嘴。

霞 吵嘴是小事，奔父喪是大事，難道她連這點禮數都不懂嗎？

霞 從前她跟你吵架的時候曾經說過，永遠不再跨進這一個門，她一定不會忘了這句話的。

霞 可是，你要知道她是最小氣的人，爸爸去世了，她正好來爭遺產啊，她肯犧牲這個嗎？

霞 （連連點頭）哦，這倒是實在的，這樣說她是非坐不可了。

霞 她一定會來，她早就想著爸爸留給她個東西了，你是知道的，她只愛東西，無論怎樣不肯放鬆一絲一毫，啊，她怎麼會有這樣怪的脾氣，我一點兒也不明白。（拿了微塵帶來的紙包打開，一包花生米盛入盆中）

霞 哦，真不明白她怎麼會有那樣怪脾氣。

霞 她是我的親姊姊，脾氣跟我就完全不相同。

霞 不相同，不相同，假使什麼東西是破了的爛了的，那你絕對不要。（拿一粒花生米扔入口中，吃着）

霞 這話說得對極啦，到底是自己的丈夫才能真正了解我。

曦 (站起來走着) 要不然，怕是要改組這家庭罷。

霞 什麼？誰？誰改組家庭？

曦 我說爸爸，不是說你。

霞 爸爸怎麼改組家庭？

曦 不，不，現在不會了，人都死了！

霞 我不懂你說的意思。

曦 不過，也應該通知她，讓她來吊孝。

霞 誰？通知誰？

曦 我是說前面傷兵醫院的那個老看護。

霞 那個姓李的老寡婦嗎？

曦 不錯，是她。

霞 通知她幹麼？

曦 你還不知道嗎？爸爸天天出去喝酒……

霞 同那個老寡婦喝酒嗎？

曦 不是，爸爸每天喝了酒，醉醺醺的，就到傷兵醫院去找那老看護談天。

霞 他不是去跟傷兵們聊天嗎？

曦 那是爸爸對我們說說好聽的，我看他跟那個老看護很談得來，喔，我的拖鞋呢？

霞 在廚房裏，你也該有一雙新的，舊的破爛得不成樣子了。（顯出要流淚的樣子）你倒好像一點兒不覺得，可是我替你難受！我看見爸爸的四週圍，擺滿了許多許多的小東西，他又永遠不會用牠，我的心就像要破裂開似的。譬如說鞋籠，有拖鞋，有布鞋，有膠鞋，又有皮鞋，（突然敏捷地說）這裏！你現在最好把爸爸的新鞋穿上，真是好運氣，他昨天剛買了這一雙新的。（由書桌邊地上拿了鞋給他）

曦 （接鞋）我可以穿這一雙爸爸的鞋嗎？我的太太！

霞 怎麼不可以？爸爸已經死了。

曦 我只怕這是不道德的。

霞 真是傻瓜！你拿死人的東西用，有什麼不道德？把活人的東西硬奪了去用，那才是不道德呢！你只管穿，就是爸爸活轉來，也沒有不道德。做人假使完全想到道德上面去啊，那還算是現代的人嗎？

曦 這話也對，要是什麼事都被道德拘束，日本鬼子也不會搶我們的土地了。（坐在小圓桌邊的凳子上換鞋）

霞 這才是聰明人的見解哪。

曦 可是這嫌太小了。

霞 穿穿會大起來的，是不是？不管牠大小，這雙鞋我是不願意放棄的。而且，我對於爸爸房裏的那一張書桌，也已經打了主意。你曉得，我時刻都想，他死後，那張書桌就該是我們的了。



我們的？

你不這樣想嗎？

不，不，除了沒有看見那張桌子的時候，同時也除了沒有看見這張破舊桌的時候，我幾乎不能不想，不，等到你姊姊來分東西的時候，他必須同她講明白才好。噯，這鞋實在太小了。

你覺得痛嗎？在房子裏走幾分鐘就會寬大起來的。（伸手扶他起來走）要穿新的鞋，你還不能忍痛嗎？

（忍痛走著）也許這的確是不道德的事，不過，我得忍痛。

好些了罷？（放了手）

好像不大痛了。（仍忍痛矜持地走著）

剛才你說我跟你姊姊講明白了那張桌子，可是姊姊實在失望極了，她兒著我要，她一定不肯放手的。一個銅臭十足的人，真太卑鄙了！（坐在桌邊的凳上）

或者她已經看中了書桌哩！

不，不，那是不會的。爸爸買了那桌子來以後，姊姊不會到地舖買東西了。（手裏瓶中有，凝思）

這鞋總是頂著足尖。（以衣袖揩著額上的痛出來的汗，坐在上首的椅子上）出汗好像跟痛也有關聯的。（頻頻揩臉）

（突然喊了出來）噯，有了！（右手擊一下桌，突然站起來）

噫（同時爲之一驚站起來，可是足趾一痛，口鼻一歪，復坐了下來）噴噴噴！

噫（走向他）微曦！只要把那桌子擺在我們這間房子裏，沒有放在爸爸的房裏，姊姊決不會疑心那桌子不是我們自己的。

噫（一驚）雨霞！

噫 微曦，我們爲什麼不把書桌搬來呢？姊姊們可以見前，我們就會把桌子放好的。

噫（一驚了，兩目注視地面出神）搬來！

噫 你以爲這法子不好嗎？

噫 不，最聰明不過的辦法，我想，若種好辦法只有我聰明的太太能想得出來。

噫（驕誇的神情）可不是嗎？（走到書桌邊）我們可以把這個古物得不宜搬子的桌子搬上樓去。

噫 跟那張對調嗎？

噫 把這個放在現在安書棹的地方，姊姊如果要，就給了姊，我早就想把這個丟了。

噫（他下意識地又撮了一粒花生米扔入口中）假使他們來的時候，我們正在搬呢？

噫 你真傻！我們不會把門關得緊緊的嗎？

噫 假使她來敲門呢？

噫 那我們不會等安放好了再開嗎？把你的長袍子脫了罷，我們就去搬桌子。

噫（雨霞出去關前門。微曦的起來想脫長袍，中間，雨霞進來。）  
噫 穿着這雙鞋，實在不好搬東西，可是我又不能不穿。

你應該把心放在那新書桌上，別把心放在自己的足趾頭上，我上樓去了。你把椅子攔開些，免得礙事。

蘭（站在門口）媽媽，把這塊黑紗替我纏上，我自己弄了好久，還是纏不上。

酸我那有這閒工夫，叫爸爸給你纏上罷。（說着急忙地入內上樓去）

蘭爸爸，你替我纏上！

酸（又把已開放的衣鈕扣上，爲她纏臂紗）真想不到爺爺會這樣死得快，是不是？小蘭！

蘭是啊，我正要跟爺爺拿錢去獻金，誰知道她就死了，爸爸，你能給我錢去獻金嗎？

酸獻金？（纏完了臂紗）

蘭獻金買飛機打日本。

酸買飛機，那來錢去獻？買一架飛機起碼也要幾十萬塊錢呢？

蘭不，剛才那位先生說過，積少成多，他還說咱們中國有四萬五千萬人，要是一個人獻一

塊錢的話，就有四萬萬五千萬塊，咱們家連爺爺四個人，就拿四塊錢去，好嗎？

酸（一顧一顧地去坐在桌邊的凳子上）爸爸那有錢？有錢就早替自己買雙新鞋了，還會忍着

痛穿這一雙小鞋嗎？（一手摸着自己的足尖）

蘭（發現了他爸爸足上穿着爺爺的鞋）咳！爸爸怎麼穿爺爺的鞋？

酸（以手指放在口上示意）別亂說話，是爸爸自己的鞋。

蘭不，爸爸騙我，我今兒早上還看見爺爺穿着呢。

酸（露窘態）不，是你爸爸買夾嫌太小，要給爺爺先把牠穿大……

蘭 真的嗎？

噫 真是小孩子，做爸爸的還會說謊話嗎？

霞 （她在樓上叫）快點上來呵！微曦！

蘭 爸爸，媽在樓上叫你。

噫 （高聲地）來啦！來啦！（脫長袍）

蘭 脫掉衣裳幹嗎？爸爸……

噫 要跟你媽把爺爺的書桌子搬到這兒來。

蘭 爺爺願意嗎？

噫 怎麼不願意？爺爺死了還會不願意嗎？

蘭 大姨和姨丈不會說話嗎？在他們還沒有來就搶過來了。

噫 怎麼叫搶呢？搶是不道德的，爺爺死以前就說過給你媽媽的。

蘭 爺爺今兒早上說的嗎？

噫 今兒早上。

蘭 那靠不住，爸爸不是說過嗎，喝醉酒的人說話是亂說的，爺爺今兒早上喝醉了。

噫 （急阻止）乖乖，你不能這樣說，等你大姨娘他們來了的時候，不准你在他們面前說爺今

兒早晨喝醉了。

霞 （從內出來，腋下夾着一個座鐘）你瞧，我把這個漂亮座鐘也拿下來了，這鐘不是比那張桌子更值錢嗎？（把鐘放在圓桌上）

噫 真聰明！我也早有這個意思了。

酸 我們把這張破桌子先抬上去。

蘭 媽，跟爺爺的桌子對換嗎！

酸 姨娘來了不許你說這些話！（兩人抬起桌子進去了。）

蘭 （自語）這不是搶東西嗎？爸爸媽媽怎麼會搶劫呢？（茫然地走去坐椅上）

（大門外有人敲門）

蘭 有人敲門？（急跑到通內室的門叫）媽，有人敲門，不會是警察吧？我怕！

酸 （與其夫抬新桌子出來）你說什麼？

（繼續敲門聲）

噫 糟啦！你聽，他們來啦！

蘭 恐怕是警察！

酸 警察？警察來幹嗎？

蘭 媽不常對我說：「手脚要乾淨，拿人家的東西，警察會來抓人的。」

酸 笨蛋！

（敲門聲）

噫 一定是他們，門開不得。

酸 小蘭，你去看，假使是姨娘跟姨丈，不要放他們進來。

蘭 我開了門看，他們不就進來了嗎？

噫 傻孩子，你不會閉下一隻眼睛這樣的從門縫兒瞧嗎？（閉下一隻眼裝樣）

蘭 爸爸不是常說：「不要從門縫兒偷看人家，不要站在門外偷聽人家」嗎？

霞 真傻！別嚇唬了，去，快去聽聽！噯，我們快點把這東西放好。

蘭 （幾可奈何地走向門）最好別是警察，要是大姨爺他們就好了。（出去）

噫 糟糕！把牆上的灰都撞了下來了。

霞 管他呢？（走過去拿了座鐘放在書桌上）

噫 喂，我們快點裝出沒有事的樣子來，不要給他們看穿了才行。

霞 那你去坐在那裏（指椅子）

噫 我們的臉上還要帶點兒憂愁，不，悲傷才對。

霞 那自然，噯，對啦，你坐著看雜誌，安閒點。（由桌上拿一本雜誌送給他）

噫 你呢？

霞 別管我，難道我連這點兒小聰明都沒有嗎（去坐書桌邊的小圓凳上，右手由衣袋中拿出

巾，假哭）爸爸，真料不到你會這樣快就去世……

噫 人死不能復生，你還是別哭罷。

蘭 （上場）媽！

霞 （靠書桌邊嗚咽起來）把我們扔在世上的，爸爸，你慢著走，等等我呵！

蘭 媽！不是警察……

噫 是你大姨爺跟姨丈嗎？

蘭 不，是傷兵醫院的勤務兵。

蘭 什麼？

蘭 (止哭) 誰？(突然站了起來)

蘭 (回頭向門外) 你進來罷！

李 (進門) 太太，我是傷兵醫院裏的。

蘭 有什麼事嗎？

李 李太太打發我來……

蘭 李太太？

蘭 那位李太太？

蘭 我們那裏的看護長。

蘭 徵儀，許是那個老寡婦。(向李) 是那個年紀很老的女看護嗎？

李 對啦，對啦，就是她。

蘭 她叫你來幹嗎？

李 她叫我來請這裏的老爺去說話。

蘭 我爺爺嗎？

李 大概是吧？

蘭 正好，你替我通知他，劉老爺去世了。

李 去世了？

霞 是的，他去世了。（悲傷似的，以手巾擦眼）

李 劉老爺早上還到我們那兒去過的，生什麼病去世？

蘭 醉死的！

霞 （白了她一眼）是心臟病，心臟麻痺。

（蘭無趣地走到書桌那兒去了）

李 啊，劉老爺爲人真好，怎麼就這樣快的去世了，打攪打攪，那我走啦。（出去）

霞 小蘭，送他走，把門關上。

蘭 （無言地走出去）

霞 真糟！這小孩子一定會壞我們的事情。

霞 我總不放心，只怕我們還有漏洞給姊姊看出來。

霞 要是有，就是你哭的時候眼睛裏沒有眼淚。

霞 不知道什麼緣故，總是流不出淚來。（在書桌邊饒賞着書桌和座鐘）

霞 你老是在看着書桌和座鐘，自然不會流眼淚的。廚房裏有生蠶嗎？弄點兒來擦擦眼皮罷，再不然，萬金油也行。

霞 誰還特地花幾毛錢去買萬金油。

霞 那座鐘跟書桌子的價錢比萬金油大得多。

霞 買來不及了，那我還是找點生蠶罷。（要去開門）

蘭 （從外衝進來）媽！（與霞撞了個滿懷）哎喲！



霞 你瞧你這孩子這個莽撞勁兒！

爾 媽！大姨跟姨夫來了！

曦 哦，他們來了，（敲門聲）微曦，你快點，快點，快點坐好呀！好啦！好啦，小蘭，你去開門讓他們來罷。

（小蘭下，霞急忙的去坐在桌邊照樣的裝哭，瞬間小蘭與他們進來了）。

虹 （瘦瘦的臉，穿着一件黑衣服，臂纏黑紗，臉帶憂容）妹妹！

霞 （急起立迎上去）姊姊！（在做着抽泣的表演）。

曦 （站起來）哦，哦，你們可來了。

虹 （急忙地向全室射視了一圈，看見霞在哭，自己也把手巾蒙眼放聲大哭起來）我的爸爸呀別，別傷心了，人已經死了，死了，就是死了。

霞 （瞪他一眼）

遠 （他是瘦弱的身體，裝着詩人的樣子，穿一套灰色西服，臂纏黑紗，走進房子來，紳士氣十足的點點頭，坐在椅子上，拿出煙斗吸着，一眼瞥到桌上的花生米，順手捏了一粒放在嘴裏）真想不到爸爸會死的這麼快，（站起來）！唉！人生啊！夢樣的人生！

是啊，爸爸前天正滿他的五十壽，今天就去世了。

曦 請坐，請坐！（退向圓桌邊）

遠 不客氣。（又走去坐在近舞台口的椅子上）

（站在上首的椅子後）姨娘，你就坐在這兒。

小蘭，倒茶給姨娘娘丈！

虹（默然走向椅子）不要喝，不要喝。……爸爸平常身體就不很好，我早就知道這幾年是危險的。

霞（一滴眼淚溜出了眼眶，可是馬上就消失了）只希望他活到六十歲，誰知他早十年就死了。

曦（看看大家憂戚的臉，不得不表同情，然而無話可說，只有嘆了一口氣）咳！（背交兩手，低頭，彳亍地走過了圓桌，坐在藤躺椅上）

遠 你們不必太悲傷了，人總是有死的，其實死是很有詩意的，況且爸爸是上了年紀的人，早晚總歸要做這一首詩。

虹（責備的口氣）你就只會老是詩啊詩的！

曦 明遠兄說得很對，我好像也覺得這是很風雅的。

遠 不，我不是說死是風雅，我是說死是很憂傷的，因為我覺得憂傷痛苦的事是最有詩意的。

霞（有點不耐煩的神氣）我看還是別談詩罷，我覺得死了人是毫無詩意的。（坐了下來）

虹 我希望妹妹把爸爸這幾年的情形告訴我。

遠 對啦，我希望在這上面得些詩料！

曦（站起來走向圓桌）爸爸這幾年完全變了。

遠 哦，變了？

霞 爸爸這幾年勞叨的很。

虹 那是上了年紀的原故。

霞 不，你們聽錯了。

霞 我是說爸爸專愛說甚麼抗戰呀，救國呀，青年人應該去做工作啦，那一大套的話。

霞 爸爸老是逼我去做工作，你們想我那有工夫？

虹 我們現在不談這些，（站起走向桌）我要你告訴我爸爸是怎麼樣死的？

霞 爸爸病死的。

虹 什麼病？

霞 我現在還不明白，他只說頭痛。

爾 啊呀，我忘了關上大門。（急返身走出去）

遠 醫生怎麼說？

霞 沒有請……

（霞白了他一眼，雙膝低頭復走到牆椅去了）

虹 你們沒有請醫生嗎？

遠 噢，這是天大的錯誤！

霞 怎麼不請醫生？我叫微塵去請前街的林大夫。

遠 是的，我去請過林大夫。

虹 那林大夫怎麼說呢？（坐在桌旁的凳子上）

霞 林大夫靈巧不在家。

嚙（覺得這理由很正確，結起來）對啦，林大夫出診去啦。

遠（結了起來）你不會去請另一位醫生嗎？譬如說湊不成八句，就值四句也可以成一首絕句，事情是可以變通的啊！

嚙真的，我怎麼這樣固執，真是天大的錯誤！（又坐下）

虹（明遠肩一聳，走到上面窗子那邊去，倚窗看外面的花木）

虹這風太不對了！

嚙姊姊，這不能怪我，爸爸一向是讓林大夫瞧病的，我們不能忽然換了醫生，這是規矩啊。

嚙對啦，請醫生的規矩是這樣。

虹那麼頭痛也不是什麼大病啊，怎麼就會死了呢？

嚙也許是中風，老年人不是挺容易犯中風病的嗎？

嚙一定是中風。

遠（回過頭來）這樣說起來，也許是心臟麻痺。

嚙對啦，對啦，是心臟麻痺。

（小蘭進室來）

虹哦，我倒想起了一件大事，爸爸這一個月付了保險費沒有？

嚙今兒早晨是出去付保險費的。

遠這件事情得真好，付了保險費再死，那是極光榮的。

嚙我也是這樣想。

虹 那保險費的收條妹妹拿着了嗎？

霞 沒有，爸爸早上一回來就說頭痛，一直上樓去躺在牀上，鞋子都是我替他脫下來的，那兒會把單子交給我。

（微曠聽到鞋子兩個字，不期然而然地把兩足縮進椅子底下去）

蘭 媽媽！爺爺沒有付保險費。

曦 你知道嗎？（站起來）

蘭 爺爺早上去喝了酒，後來到傷兵醫院去啦。

虹 到傷兵醫院幹嗎？

蘭 去找那個老看護。

霞 你真知道爺爺沒有去付保險費嗎？

蘭 我知道。

曦 那可害了我們啦，真倒黴。活人給死人害啦。

返 （返身靠在窗邊）不曾保險費怎麼可以死呢？這不是光榮的。

曦 （向霞）這不是居心要害我們嗎？（走向明遠）這不是害了我們嗎？咳！（又返身回到

窗椅邊）

虹 爸爸怎麼會這樣糊塗呢？

遠 （突然想起似的，走向前）我倒想到一件事情，爸爸沒有立遺囑嗎？

霞 （站起慢慢地走向椅子）遺囑？連保險費都不知道付就死了還會立了遺囑再死？（坐下）

虹 那末，我們就先把爸爸遺留下來的零星東西先分分也好，譬如說爸爸睡的床啦，用的桌子啦……囑，我記起來了，爸爸常帶在身上的那隻金錶是我們小寶的。

囑 怎麼會是你們小寶的呢？

虹 爸爸前幾年住在我那裏的時候對我說過的。

囑 我怎麼沒有聽見爸爸說過呢？

遠 那是沒有對你們說的必要。

囑 假使真有那麼回事，也許爸爸那時候就中風了，中風的人是會胡言亂語的，爾霞，胡言亂

語是不是靠得住的？

遠 是啊，那些話是不能算數的。

虹 爸爸說的話，怎麼不能算數？

遠 這些還是等會兒慢慢的再說罷。

虹 這怎麼行呢？你以為還有比分遺產更重要的事嗎？

遠 我以為為姨妹該先上去瞧瞧爸爸的遺體。

囑 對啦，姊姊，應該先上去瞧瞧呀，那有連遺體也沒有瞧一眼就談分遺產的呀？！

虹 也好。（說着站起來）

蘭 爺爺睡在樓上。

囑 小蘭，你帶大姨上去罷。

蘭 我怕。

自己的爺爺，怕什麼？

蘭（無可奈何地走向門）大姨隨我來罷！

虹（闖進小蘭後園去）明遠，你也得上去瞧瞧呀。

遠（我想，現在還是先別回罷，我們還有很多應該趕快做的事。（他去坐坐椅上）

虹（返身）還有什麼事？

遠（你想，爸爸這歷一死我們該在報上登個訃聞啊。

虹（你是說登報喪的啟事嗎？

遠（是啊。

虹（這固是必得有的，不過廣告費該誰出呢？

虹（爸爸住在你們家裏，當然該你們出。

遠（不行，我只討了爸爸的女兒，沒有把爸爸也娶過來啊，在我們這裏住了幾年總算討得媳婦，死後還要我們破費嗎？就是棺材衣服也該是你們出才對。

虹（微詞的話是很有理由的。

遠（走回桌邊）我以為這理由不充足。

虹（不管誰出這筆錢，報是總該要登的。

遠（我的意思就這樣登，字數可以少，要合乎目前節約運動的原則，用我眼明遠兄出名，就說：「先泰山劉普庵老爺於○月○○日壽終於其令望之玉履」，下面就是署名，這樣是最省錢最通俗的了。

（忍不住笑了出來，可是這不是笑的時候，看見兩虹肉色白了一眼，只好馬上忍住）繼續見欠頭了，什麼泰山令祖，很不通俗。

虹（坐在凳子上）通俗不通俗沒有關係。

霞我也覺得這可以隨便，只要有的登出去就行。

遠不過，我以為應該用詩的體裁來得高雅，這點面子我們是要有的，要不然別人會說話，女傭是個詩人怎麼好不做首哀詩呢！

虹那也好，那麼你就發點力做首詩，讓妹夫拿錢登報好了。

遠（拍掌站了起來）好極啦，好極啦，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合乎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原則。

霞可是我們沒有錢啊。

遠是啊，我們那有錢呢？

遠（背交兩手踱向窗去）那只有讓死人自己出，我的輓詩是非做不可的。（仰首，抓頭，發思，踱了回來，手指在空中劃着，半闕）哦，妙極啦，絕妙好詩。絕妙好詩！

霞做成了啊？真快！

虹（誇耀地）他是很會詩才的。

霞要是做成了就請唸給我們聽聽！

遠我唸，我唸：

一個慈祥的老人，



他是明遠微曦的泰山，

是雨虹雨霞的父親。」

「不錯，不錯，韻押得好。」

「你別打斷他的詩興！」

「年已五十精神健，

練居祇有酒相親。」

「怎麼又用親字押韻呢？」

「只要詩做得好，韻重了是不緊要的，因為還是新體詩。」

（深怕雨霞打斷了明遠的詩興）妹妹，我希望你不要說話，要是這樣子，他的詩會做不好

了的。

「詩人的太太才懂得詩人的脾氣，雨霞，我們靜聽着！」

（坐在椅上）

「生前喝酒那來積蓄！」

「欠繳保險費麻煩人。」

「不行，不行。韻又重起來。」

「噫，你真蠢。我不是說韻重沒有關係嗎？聽我吟下去！」

「燈籠歸來上床睡。」

「睡不醒見閻君，」

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痛傷心！」

這不是絕好的詩嗎？末尾連上三句嗚呼哀哉，你們知道這是什麼作法嗎？

曉 是好詩，不過我不懂這是什麼作法。

虹 （鄭重地）明遠，他不懂，你該告訴他。

遠 （鄭重的口吻）這啊，這叫一唱三嘆法。（說罷，很吃力似的坐在圓桌邊的凳子上，拿出

手帕揩額上的汗）

曉 我覺得這首詩毫無詩意。

虹 明明是好詩，偏要說不好，我知道啦，你們要賴掉廣告費，是不是？

遠 平常我的詩到各報去投稿還拿三元一首的稿費，不拿稿費總算很客氣了，這廣告費是一定

要你們出的。

曉 我們沒有錢。

虹 爸爸的事，該爸爸自己出這筆錢。

曉 對啦，爺爺有錢。

虹 你知道爺爺有錢嗎？

曉 爺爺有三萬塊錢。

四人一同 三萬塊？

爾——爺爺有一天跟我說存三萬塊錢。

說——真的嗎？（站起來）

爾——爺爺是這樣說嗎？

爾——爺爺要我不告訴爸爸跟媽媽的，爺爺說是存着將來給我跟大姨家裏的小寶讀書結婚的。

這——（去過來）這樣說爸爸一定已經立了遺囑了。

虹——不知道遺囑放在那兒呢？姊妹，你知道爸爸平常把重要的東西都放在什麼地方的？

爾——平常嗎？（仰首冥想）

爾——（伸手指書桌）大多放在那書桌子……（知說漏了，馬上縮回手）

虹——（馬上搶說）噯，不是，是放在床邊那張舊桌子的抽屜裏。

虹——（發覺了有異，回首看書桌一眼）這張新桌子是你們自己的嗎？

（爾欲語，爾竟念白以眼，爾低頭退到籐椅後，無聊地手摸籐椅）

爾——當然，是後購前天才買來的。

（明其走至書桌旁）

爾——前天我才買的。

這——那怎麼舊了呢？一定是舊貨店裏買的。

爾——對啦，你的眼光真好，一猜就對。

虹——（奔向桌前察看）連塵鏟一起嗎？

爾——（遲疑一下）一起，一起買的。

(樓上忽然有東西落地聲，大家一怔)

遠 別扯遠了，我們應該研究那遺囑的問題。

霞 對啊，這是挺重要的問題，我想一定放在那抽屜裏。

虹 這個抽屜裏嗎？

蘭 一定是的。

霞 不，不。

霞 (罵小蘭) 要你多什麼嘴！

虹 別嚇人了罷，這張桌子一定是爸爸的(走回圓桌邊)你們真太早罷了，人剛死，你們就翻

他的東西搶過來啦。

霞 那不是我們硬搶過來的，是爸爸在死前一點鐘說送給我們的，(老蓋成怒)姊姊你自己失

贖，還說我們卑鄙！

(不服氣的退回坐在椅子上)

虹 (走至兩霞前) 我說，你知道那抽屜的鑰匙放在那兒嗎？

蘭 鑰匙在爺爺的身上。

虹 那末，乖孩子，你上去拿！

蘭 我不去。

霞 小蘭去，爺爺是親人，死了跟活着一樣的，用不着怕。

霞 去，去！

（小蘭畏縮地推門進去了）

遠 只要尋到了遺囑，這筆廣告費就有着落了。

虹 不知道爸爸是怎麼個分配法？

霞 爸爸是挺講道理的人，這幾年都住在我們這裏，我當然要多分點。

虹 可是我是爸爸的長女啊。

蘭 （在樓上喊）媽，爺爺起來了！

遠 這孩子真胡鬧！

霞 別瞎說！（走到書桌那兒去）

蘭 媽，爺爺下樓了！（驚惶地跑了出來）爺爺來了，爺爺來了。

遠 胡扯！爺爺是死了的人！

蘭 是的，真的下來了！

（大家驚疑，把視線一齊移到門上去。門動，他們都嚇得退後一步。明遠退到窗邊，雨虹

站在圓桌的那一方，小蘭跑到站在書棹邊的兩霞旁，抱着媽媽的身體，微曦最膽小，圍攏到

椅子那邊去了。門關。五十歲的老人劉普庵穿着襪子上場）

庵 霞兒啊，我的鞋呢？走向霞）

霞 （大着膽子伸手觸普庵的身體，意在試探他到底是人抑是鬼）。

庵 孩子，這是什麼意思？我的鞋呢？

（微曦念脫了鞋綫在地下）

虹 爸爸！

庵 囉，你們怎麼都來啦？好幾年沒有見你們了。

遠 （半自語）這是一首浪漫派的詩。

庵 （笑着走到棹邊）明遠，你說什麼？哦，我知道了，今天見面實在快樂，你又在做詩了。

（回頭）霞兒，我的鞋到那兒去啦？你替我找找看。

虹 （這時已退在上首的椅子那兒，偶一低頭發現了地上的鞋）爸爸，這雙鞋是嗎？（拾起示之）

庵 不錯，新的鞋。

虹 爸爸，你剛才真的是睡着了嗎？（把鞋遞去，但不敢直接送到他的手，畏縮地把鞋放在桌上）

庵 我睡了，（拿鞋，坐在凳子上穿着）睡了好一會兒。

蘭 （低聲地仰首向母）爺爺沒有死？（但被雨霞用手掩住了她的嘴）

遠 微曦兒，鞋的事情很不道德。

虹 爸爸，你知道人家搶劫你的東西嗎？

庵 搶劫？

蘭 不，爸爸，微曦知你的鞋太小了，特地穿着要把牠穿大點讓爸爸穿着舒服些。

庵 微曦穿我的鞋？不要緊，不要緊，怎麼？你們爲什麼都站着？坐下來談談，明遠，好久沒見面了，你來，你坐在這兒。（以手指圓桌上方的凳子）

遠 是，是，爸爸！（他慢慢地長縮地走到桌邊）

（雨虹坐在上方的椅上，微曠坐在下方的椅上，雨曠嘆了一口氣走向躺椅，小蘭去結在躺椅的後面）

庵 明遠，你替誰帶孝啊？

遠 （念以手按黑臂紗，呆住了）

虹 噯，那是，那是他替他的叔父帶孝。

遠 替我的叔父。

庵 （向虹）怪不得你也帶上了，他的叔父叫什麼名字？

遠 叫……

虹 叫張賓虹，不，叫張賓虹。

遠 叫張賓虹，他是我的親叔父，他前天中風死了。

庵 （回過頭來）霞兒，今天去多買點菜，打點酒，你姊姊姊夫是客，唔，怎麼你也帶孝？（

看小蘭）孩子也帶孝？（這時微曠急解臂紗的別針，可是給老人發見了）微曠也帶孝？這是什麼意思？你們也死了誰呢？

庵 爸爸，我也死了叔父。

遠 他的叔父早上中風死了。

庵 不對，不對，那有這樣巧的事？一定有緣故，一定有緣故，你們告訴我！

（大家相視不敢答）

虹（終於站起來說了）爸爸，妹妹說爸爸去世了，我和明遠才趕到這兒來呢。

麗 我去世了？

遠 哎，說是爸爸中風死了。

麗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虹（走近桌）他們說爸爸中風死了，並且還搶了你的鑰匙在腳上，搶了你的書桌。（指書桌）

麗 關於金錢給小寶的事你也該說說啊！

麗（回頭看見桌）不錯，我的書桌！（站起來走向桌）還有我的鑰，還真是太無理了！

麗 爺爺，你真的沒有死嗎？

麗（站了起來）小孩子，別多嘴！

麗 唔，唔，我明白了，你們都討厭我，是的，人老了總是惹人討厭的！（走過來）

麗（走向他）爸爸，別那樣想！

麗（不理他，走向躺椅）我早就安排好了。

麗 爸爸，你躺下休息休息罷。

麗（坐在躺椅上）在你們看來現在我是未死的人，其實，大家都是未死的人，日本人的飛機常常來轟炸，要是扔下炸彈來，誰能知道自己死不死？現在我們這般未死的人該想法使自

己不死，所以我就想把我的遺囑寫了。

麗 爸爸真的立了遺囑嗎？

麗 遺囑是怎麼寫的？



處 我一共只有三萬塊錢。

處 (站起來輕聲地向對面的兩處) 這的三萬塊。

處 (返身背靠圓桌) 爸爸打算怎麼處置這三萬塊錢呢？

處 我本來是想給你們兩姊妹對分了，做孩子的，讀書費結婚費的……

處 爸爸的分配很公平。

處 爸爸不能多分點給我嗎？

處 爸爸自己作主，我們不能爭。

處 可是現在我不想那樣處置。

處 對啦，我們應該多點，爸爸這幾年都住在我們這兒。

處 我不是那樣想。

處 (走到前面來) 該我們多點，因為我是爸爸的長女啊。

處 做爸爸的能那樣想嗎？你們要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們都能夠自立，何必要我的錢呢？

處 明遠做礦都應該去做點工作，我的錢呢也該獻給國家……

處 啊！(退，背靠圓桌，失望地)

處 (自語) 這是中國人的胡言亂語。

處 爸爸，你還是休息一會吧。

處 我想：日本飛機常來轟炸，我們該想辦法多買飛機來跟他們拚，我的三萬塊錢雖然少，要是有錢的人都像我拿錢去獻給國家買飛機，那還怕什麼日本？我們也許不是未死的人，也

許是永遠不會死的人了，對不對？（大眾無言）

龐（站起來）不對嗎？孩子們，我們不該想死。不該等死，誰要我們死，我們就該跟他拚！

（一邊慢慢地走向書桌，一邊伸手入衣袋拿出鑰匙開抽屜，拿出一張紙）這是我的遺囑！  
（退身）什麼遺囑，我不該寫的。（撕碎遺囑）

大家 爸爸！

龐 三萬塊錢可以給國家買點兒汽油，或者有人再湊上買架飛機。

霞 爸爸，你不能那樣辦！

龐 你以為處置得不對嗎？

遠 這顯得太過分了一點。

龐 一點也不過分，我知道你們都討厭我。

曦 爸爸，我們沒有討厭你。

龐 你很好……

霞 他是很好的。

龐 好，很好，我還沒有死就穿我的鞋子，用我的書桌跟座鐘。

虹 是啊，簡直是強盜的行爲。

龐 你們也不錯，我爲了每天喝點兒酒，就給你們捧出來啦。

遠 爸爸，那是你自己不高興住在我們那裏啊。

龐 我知道你們都討厭我，我早就安排要離開這兒，很好，把書桌跟座鐘拿下來了，很好，下

午我打發人來搬的時候便當差。(向門走去)

大家 爸爸到那兒去？

庵 到禮拜堂去，你們今晚都到那兒去！

大家 不信耶穌。

庵 (走到門) 不是叫你們去信耶穌，是叫你們去吃我的喜酒。

大家 喜酒？

庵 明天起有人服侍我了，我今天晚上結婚。(一足跨出門限)

大家 結婚？

庵 跟那個老看護結婚嗎？

庵 是她，傷兵醫院的看護長，(返身) 小蘭，你現在就跟我去。

蘭 (跑過去) 我要新奶奶。

(普庵小蘭同下，室中四個男人失望極，兩虹低頭走去，頹然地坐在躺椅上，兩霞頹然坐在

椅子上，頭靠圓桌真的哭了)。

庵 是演滑稽戲嗎？(拂天呆視)

遠 還簡直這一首諷刺的詩！(對着已闔的門)

——幕急下——

(我應該附帶聲明：好幾年前看過一篇東西，是外國人作的，可是作者的姓名及國籍都忘記了，同時那篇東西是小說抑是劇本也忘了，只記得是處理爭遺產問題的。故事有一半跟這「未死的人」相同。自然，我不敢掠人之美。如果說這篇與有點抄襲那作品之處，我不否認。故事的大體是由我的記憶中抄襲出來的)。

# 該爲誰做工

時 現在

地 將淪陷，接着就淪陷了的地方——如廣東的某鄉村。

人 父——四十歲

母——四十歲

女——十五歲

長子——十二歲

次子——十歲

日兵甲

日兵乙

窮人家的一室，室中只有桌子凳子圍設。正面上方有一大窗戶，窗紙都破了。左右各有一門，一通外，一通內。

## 第一場

幕啟，母子在桌邊補衣服，次子——二寶在室外啼哭。

歌聲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全國武裝的弟兄們，

勝利的一天來到了，

勝利的一天來到了……」

二寶！（停一下，把衣服放桌上，走至窗，向外高聲叫）二寶！

（在外）媽！我回這兒。

唱，唱，老是唱，到這兒來！（返身）

（推門進來）媽，叫我幹什麼？

幹什麼？

是啊，幹什麼？

有事才叫你啊，還問幹什麼！

什麼事？

到機場去瞧瞧，你爸爸有沒有在那兒做工？

爸爸不是到機場做工去的嗎？

是到那兒做工去的。

那末，爲什麼又叫我去看看爸爸有沒有在那兒做工？

（氣得走去輕輕地打了他一下）笨傢伙！我是叫你去看看爸爸，逃走了沒有？懂嗎？

逃走？（搖頭）不懂，不懂。

鼠笨！這也不懂。

媽，爸爸爲什麼逃？

母（氣得走去坐在桌邊）……

次（走近她）媽告訴我，（搖她的左臂腕）爸爸好好地做工，爲什麼逃？

母你爸爸不願意去做工。

次不願意？不是做工賺錢吃飯嗎？

母錢太少了，每天只有五毛錢。

次不少啊，五毛錢不也好嗎？

母五毛錢還不少。隔壁的張大叔早就逃走了，逃到城裏去拉洋車去啦，每天賺好幾塊錢回

來。

（女自內室出來）

次好幾塊跟五毛不是一樣的嗎？

母呃，你真是比一匹驢子還要笨些，好幾塊跟五毛一樣！

女（走近）媽，說什麼啊？

次（問姊）姊姊，媽說我比一匹驢還更笨些，姊姊，我笨嗎？（拖住她的手搖着）我笨囉，

姊姊說，姊姊說！

女（哄騙他）不笨，不笨，弟弟比驢子聰明。

次（跳躍着，高興地）媽輸了，我比驢聰明，我比驢聰明。（揚揚自得）

女（笑了）哈哈……

母玉芳，你去瞧瞧爸爸在不在飛機場。

女 爸爸一定在做工，去瞧幹嗎？

母 不，你爸爸說今天要逃走的。

女 逃走？

次（蹲在門邊地上扔石子）爸爸不逃走。

母 老就在飛機場做工，每天只賺五毛錢，不逃走幹嗎？

女 媽，錢多少沒有關係，就是不給錢也得做的。況且弟弟每天也賺五毛錢，他跟我替人縫補

東西，也要進賬，咱們沒挨着餓不就得了嗎？

母 不給錢也得做？

女 是啊，咱們中國的飛機場，中國人就應該去白做才對。

母 你不知道隔壁張大叔逃到城裏去拉車，一天賺好幾塊錢回來。要是那樣一年過，張家不是

很闊了嗎？所以我要你爸爸也逃到城裏拉洋車去。

女 不，媽媽不能這樣想。

母 媽媽想錯了嗎？（生氣地站起）

女 要是大家都這樣想，還有誰到飛機場去做工嗎？飛機場沒有人做工，機場築不成，飛機就

不能停歇，那將怎麼辦？

母 我們能管得着這些嗎？自己能多賺錢就行啦。

（次子停了扔石子，仰頭聽得津津有味）

女 不行。我要爸爸不逃。（欲出）

母 (擁住她) 你別去胡出主意!

次 (站起) 姊姊說得對。我去告訴爸爸。(跑出門去)

母 二寶!(追至窗) 二寶, 你不要去。

(女出門去了)

母 (返身見女不在) 這些小鬼!(又回到窗) 玉芳, 玉芳!

父 (在窗外) 我回來了。

母 你回來可好了!

父 (推門進來) 大寶沒回來。

女 (在後) 爸爸, 你怎麼回來?

次 (在旁) 爸爸, 逃回來的嗎? 哥哥呢?

母 這些小鬼正想去叫你逃, 你回來可好了——大寶呢?

父 (坐下) 大寶不肯逃走, 我不管他就先回來啦!

女 爸爸, 你太不對了! 自己的飛機場要你去做工, 還每天給五毛錢, 怎麼不做, 反而逃走

呢?

父 你以為五毛錢太多了嗎?

女 不, 我不以為太多, 不過我以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就不給錢也得去做。

母 儘是些傻話!

父 怎麼你跟二寶一樣笨?



女 我不笑，飛機場是咱們中國人的，中國人傾自己的飛機場，還論錢多少嗎？

次 哥哥說過，日本鬼子兵離咱們這兒不遠了，要是鬼子來……

女 是的，要是鬼子兵來，爸爸就要爲自己國家出力也沒辦法啦。

母 鬼子？鬼子兵離咱們這兒還有三四百里哪。你們這些小鬼說話比鬼子還來得討厭！

（隱隱雷大砲聲）

女 （一驚）什麼聲音？

母 放砲似的。（望向窗，窗外邊）

（又聞砲聲）

父 離前線還有三四百里，怎麼聽到砲聲啊！

子 （氣喘喘地上）爸爸，不好了！

大家 （圍攏來）什麼事？

子 剛才我聽站上說前線咱們退却，放棄陣地，這裏都聽到砲聲了。

女 弟弟怎麼回來？

子 站上的命令，大家都回來了，不知爲什麼？也許飛機場不做了。

女 爸爸，還要逃嗎？要是鬼子兵打到這兒來，爸爸要替自己國家做飛機場也沒法做了！

父 （慚愧地低下頭走向窗去，不語）……

母 鬼子兵會打到這兒來嗎？你有聽說嗎？大寶！

次 鬼子來我拿大刀砍死他，（接着唱起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女 不用嚇我！

(又出聲聲)

母 (焦急) 誰家兒近來，怎麼嚇我？

女 沒有怎麼嚇，有大刀啊。

(聲聲聲聲)

子 嚇我？

女 嚇我！

(聲聲聲聲)

父 逃出去，到屋裏去！(逃出)

母 拿東西啊，拿東西啊！(急跑入內室)

女 弟弟，咱們走。

母 (抱了一床棉被跑出) 逃，快逃！

子 媽，棉被給我，你拿別的東西！

(忽聞機聲)

女 (拉着弟弟跑出去) 飛機來了，飛機來了！

母 (把棉被給子，慌急) 怎麼辦，怎麼辦？(慌急地拿了菜上的一把破了嘴的泥菜盞)

子 (一足跨出門，返身) 媽快走啊！

(飛機聲近)

(母念出門，炸彈聲響)

(驚叫)啊！(跌倒在地，茶壺碎)

(炸彈聲響一陣，舞台上的燈暗)

## 第二場

這一場的時間距離第一場爲一個月，此地已成淪陷區，演時最好有一人先作說明。

舞台上的燈光亮起來了，一家人坐在室內。父站在窗邊，背對觀衆，兩手交在背後，母坐在桌邊哭。女靠在通外的門邊椅旁托腮深思着，次子坐在地上，手中還是拿着些石子，不過沒有在扔，長子一足踏在桌邊凳上。

子 一拳捶在桌上)只有餓死，只有餓死！

父 (嘆氣)咳！(返身看看長子)叫着有什麼用呢？

子 (側過臉來)當然沒有用啊，從前爸爸賺五毛一天嫌太少，現在沒有工做了，爸爸怎麼只嘆氣！

父 誰想到鬼子來得這麼快？

子 (放下足)誰想不到？

女 只有爸爸想不到。

次 媽，餓死了！

母 誰不餓？

子 (坐在凳上)媽以前老是隔壁張大叔，現在好了，鬼子拉他去敲飛機場。一個子兒也不

給，還每天挨皮鞭子。到臨了給做死了連屍首都看不到。

女（翻門）我早就跟爸爸說過的，鬼子一來要賺五毛錢都賺不到，還替自己做飛機揚都罷不能了。

父別說這些罷，現在還說這些幹麼？（又背轉身走至窗）

次（起來走近母，推他媽）餓死我了！

母（仰起頭）我有什麼辦法呢？

父（向次子）只你最會吵，誰不餓？沒有飯吃有什麼辦法！

子不趕走鬼子，咱們就別想有飯吃！（站起，低着頭在室內走着）

（遠處有狂笑聲，大家吃了一驚）

女也許是鬼子來了！

父（伸頭出窗瞧一下，側身）快躲起來，是鬼子！

（女及母慌念跑入內去）

子弟弟，咱們走！（拉二寶也入內去了）

（日兵甲乙，武裝，手拿酒瓶，邊喝邊進來）

甲坐下喝。

乙好！

（兩人至桌邊坐下）

甲（向惶恐地躲門邊的父）來！來！

父 (戰戰地不敢近前) ……………

甲 巴加！來！

父 (恐縮地近前) 老爺！

乙 別怕！你是修飛機場的？

父 不！

甲 別扯謊，隔壁人說你以前在飛機場做工。

父 不，我沒有。

乙 不要怕，你跟我到飛機場去做工。

父 老爺，我不……

甲 不去！

乙 (拿槍托打他) 巴加雅路！

父 囉！(倒地) 老爺！

甲 去，去！

父 我去，我去，老爺。

甲 好，那末就走。(站起拖他)

母 (突自內闖出) 老爺，我求求你們，不拉他去！

甲 (返身) 喂，女人？

乙 (笑) 哈哈，女人！(走近調戲她)

甲 好，你也跟我們去！

乙（拉母）去，去，慰勞我們去！

甲 去，去：哈哈。 （拉父去）

子（突跑出）爸爸，咱們不能去替他做工。

甲 咳，小夥子！說什麼？

子 不去做工，說什麼？

乙（吻其母）慰勞我們去！

母（掌擊其臉）混賬王八蛋！

甲 豈有此理！（舉槍）

乙（舉槍）媽的！（用刺刀刺死她）

母 啊！（倒地）

子 媽！（哭）

甲 你也做工去……（拉長子）

乙（長子掙扎着，甲乙同推父子二人出去）

次（自內闖出，手執菜刀一把，見乙正將右足跨出門，次子念跳上門邊的椅子，提起刀，

唱）大刀向……（一刀劈在乙的頸後，乙倒地，次子也從桌上跌了下來）

女（闖出）媽媽！（伏屍痛哭起來）

甲（同身至門見乙倒地）啊、怎麼的？

女 (仰頭) 弟弟，快！

次 (急爬起拿刀砍過去，可是給甲的槍把刀打落地上，甲接着拿起槍用刺刀刺次子，子倒地，手按傷處) 啊！

女 (驚叫) 啊！

子 (跳進門來抱住甲) 姊姊，奪槍！

甲 (把長子摔倒) ……

女 奪住槍，在爭持着) ……

次 爸爸！(擊起滿是血的手) 哥哥，報仇啊！

子 (已爬起，同時拾地上的菜刀亂砍甲)

雙 用力砍，用力砍！

幕 (甲倒地，子亂砍着，幕下)

(民廿九年三月中旬率神鷹劇團至××空軍單位工作，昭軍委會政治部孩子劇團諸小朋友，云將在該處備一次抓住現實的工作，編針對着機場工人因每日工資太少欲逃避的事實演一個話報劇。余甚佩，且愧，即作此劇交之上演。)

# 最後的吼聲

時間 全面抗戰期中

場所 某城市的街頭

人物 租書書籍者 年四十許

楊國英 年十四歲的聰敏少女，東北人。

陳德勝 年五十餘

張氏 德勝的鄰人，年三十許

傷兵

貼壁報者

歌詠團男女團員若干人

幕啟 賣書者肩荷書架，手撐小凳，口哼山西小曲上場。

「莫怕那鬼子兵，

到處（哪）進攻，

堅決的抗戰，

全國（哪）同情，

（邊唱邊釋放書架的地方）



大家一條心

萬人拚性命

要打得日本強盜回東京。

櫻——

走進牆邊，放下手中的小鏡子，又把放滿了連環圖畫小說等書的架子靠在牆上，坐下來。瞥見對面牆上的壁報，即站起走向那兒去看壁報，這時從路的那邊走來了一個少女

楊帽英。

楊（旁裏哼着義勇軍進行曲）

中華民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她走近了書架）哦，書老板到那兒去了！

寶（聽見了說話聲，把頭扭過來看書架，慢慢地走向書架來）要租書嗎？

楊是的，你怎麼走開啦，不怕人偷你的書嗎？

寶（笑）不會的，你要租什麼書啊？大宋八義，七俠五義，殺子報，八仙得道，江湖奇俠，

火燒紅蓮寺，這些熱鬧的全有。

楊我可不要這些書看。

寶那末，你要租什麼書？

楊我要租「關東京」。

實 鬧東京？喔！是的，那就是「包公案」裏的「五鼠鬧東京」，那部書不壞，很熱鬧。（走向書架，欲拿書）

楊 不是，不是什麼老鼠去鬧東京。

實 唔，（返身）不錯，不錯，我想起來啦，是「張三姐鬧東京」，這部書也有，一共兩套，每套租金五分大洋，張三姐是王母娘娘的第三個女兒，那本領可真大，連天將跟孫悟空都不是她的對手。（又欲向書架拿書）

楊 別胡說八道，什麼王母娘娘，什麼孫悟空。

實 不對嗎？（返身）

楊 你說的全是牛頭不對馬嘴，我是要看咱們中國空軍去轟炸東京的連環圖畫。

實 轟炸東京？那可沒有，就是報紙上也只說過日本飛機亂炸咱們中國土地，還沒有聽說中國飛機去轟炸過他們的東京，連環圖畫不用說沒有啦。

楊 這真奇怪啦，怎麼小楞子告訴我有一「鬧東京」的連環圖呢？他還說征東的隊長名叫徐煥昇。

實 你又弄錯了。唐王征東，派的一員大將是薛仁貴，那人啊。相國燭像，武藝超羣……

楊 你又瞎扯啦，薛仁貴是白袍將，征東連環圖我是看過的。

實 你看過就得啦，我知道征東是薛仁貴，決不是徐煥昇。

楊 不，我是說現在的事情，小楞子說的明明白白，他說是去年五月二十那天，徐煥昇隊長帶領着一隊轟炸機到日本東京去……

賈 去炸東京嗎？

楊 是的，他太好了，不投炸彈，投了許多傳單……

賈 （不明白似的）傳單？

楊 是傳單。

賈 傳單會炸死人的嗎？

楊 不是炸人，是警告他們。

賈 吔，這樣的連環圖畫不會有的，不炸人多不熱鬧？多麼像《一九三六年》呀，鬧東京

就只有「五鼠鬧東京」跟「張三姐鬧東京」兩種。

楊 （掃興似地）不會弄錯的，一定是你這兒沒有，我憑別的書攤子一定會有的。

賈 我這兒沒有，別處也不會有，你別瞧不起我這書架子小，凡是帶環圖畫的小書可說全有。

在咱們這城裏租小書的就只有我這兒最完備。

楊 那不過是你這麼說罷了。

賈 你以為我吹牛嗎？（笑）

楊 可不是！

賈 好，你不相信，就請到別處去問問看。（他袖手坐下來了）

楊 你知道什麼地方還有書攤嗎？

賈 多是很多，在那條街上我可不大清楚。

楊 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呢？

寶 沒有爲什麼，你年紀輕，不知道的。這就是俗話叫做「同行帶三分冤氣」。

楊 你不說，難道我就找不到嗎？（生氣似的向來路走去）

（貼壁報的拿着壁報及漿糊桶上來，和她碰一下）

貼 對不起！

楊 沒有關係，是新的壁報嗎？

貼 是的（走向貼壁報處把舊的扯下換上了新的）

寶 你可以看壁報上有沒有中國空軍去炸東京啊。（走向壁報去）

貼 今天的消息好得多啦。

寶 （唸壁報）（此種消息可任意選上演當日的或最近的來唸）

（壁報消息）

楊 （推他一下）大家看就得啦，別唸！

貼 （笑）有味兒！（拿着桶及報走下去了）

楊 （不知不覺地唸起來了）長沙十七日電……

寶 咳！你怎麼也唸呢？

楊 我要唸，不行嗎？

寶 （笑）那就誰也別說誰，就讓我唸吧。

楊 好，就讓你唸，也許你比我認字認得多。

寶 客氣，客氣！（唸）

(壁報消息)

楊 唸快點兒，我要你唸快點兒。

賈 好，就照你說唸快點兒。(續唸)

(壁報消息)

(遠處有手風琴口琴聲)

楊 那兒有琴聲？

賈 (作聽狀) 哦，那是歌詠隊的琴聲。

楊 好像是向這裏來的。(走向剛才來的路)

賈 是的，是到這邊來的。

(琴聲迫近，歌聲忽起)

「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賈 這是義勇軍進行曲，我也會唱。(和唱且踏起足來)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楊 還有誰不會唱？(也和唱起來)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歌詠隊這時已到了他們的面前)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礮火前進！

冒着敵人的礮火前進！

前進！前進！進！

男甲 這位小姐的歌喉很好啊！

寶 我的怎麼樣？

女甲 你的也很好。

寶 可是我只有這一個歌會唱。

楊 我會唱很多的救亡歌曲呢！

女乙 是在學校裏學來的嗎？

楊 有的是在學校裏學來的，有的是隔壁王先生教我的，我很愛唱歌。

男乙 那末你可不可以參加我們的歌詠隊呢？反正現在各學校都放假。

楊 我很樂意跟你們一塊兒唱歌。

團員一同 歡迎！歡迎！

寶 假使我不能買實惠飯吃，我也很樂意參加呢。

楊 不過，我得先回去告訴我舅舅一辭。

女甲 你想你的舅舅會允許你嗎？

楊 我相信一定會允許我的，因為他是很愛國的。

男乙 那就好辦啦！

女乙 那末就請明天上午九時到咱們那兒來罷！

楊 可以，可以，你們的辦公處是在那兒？

女甲 離這兒不遠，就是門口街二十號的一座大房子裏。

楊 門口街我是知道的，我的同學小楞子就住在那條街的五十八號。

男甲 你知道那就更好啦。

女乙 是的，你貴姓什麼呀？

楊 我姓楊，我的名字叫楓英。

賣 好名字，楊家將小書裏就有位穆桂英，本領真了得！

楊 (笑) 你怎麼開口就不關本行？我不叫桂英，是楓英，老師說是巾幗英雄的意思。

賣 那也差不多，反正穆桂英也是位巾幗英雄。

男乙 楊小姐，你不是本地人罷！

楊 不是！

女甲 你的老家是在北方嗎？

楊 我的老家嗎？(忽然悽然地低下了頭)

男甲 是的，你的老家在那裏？

楊 (她悽然地仰起頭來，只啞代答)「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賣 哦，想不到你是對外人，東北四省可真是好地方，我在十二年前也曾去做過買賣呢。

男甲 東北四省本來是好地方，出產挺多。

楊 可不是嗎？（續唱）「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寶 那樣好的地方偏給日本鬼子搶去了！

男乙 楊小姐真是個聰明伶俐的小姑娘，居然能用這個「松花江上」的歌詞來答話。

女甲 楊小姐你就索性一氣唱完這個歌吧！

楊 （點頭示可）好，我就唱，可是你們和起來唱，好嗎？

團員一同 好！好！

（大家唱「松花江上」歌，并以口琴和起來，楊邊唱邊加動作，歌聲幽鬱，容顏憂傷。

此歌譜載抗戰歌曲集，茲不錄）。

寶 （很感動地）怪可憐的，聽着真够人不舒服！

女乙 你真是九一八事變那時候逃出來的嗎？

楊 是的，那時候我被我舅舅帶出來的。

寶 你的爹娘也逃出了嗎？

楊 這可有點兒跟這個歌不同，我的爹娘在事變前一年就去世了。

女甲 真太可憐啦！

男甲 到這兒來很久了吧！

楊 不，不很久，咱們最先是住在北平。

男乙 蘆溝橋事變的時候，你還住在北平嗎？



楊 在北平，我跟舅舅是住在鬪才胡同，北平給日本鬼子佔去了，咱們才由北平逃到漢口去住，後來漢口又給鬼子佔去了，咱們逃到貴陽，那一次鬼子在貴陽轟炸，幸虧躲得早，沒有遭難，最容易才逃到這兒來哪。

寶 真是，咱們將來不知道逃到那裏去才算完事呢！

女乙 這難離前線是只有口口里路了，不過咱們不希望再逃，逃總不是個辦法啊！

楊 誰都不願意逃，可是……

男甲 所以我們該趕快把後方民衆的抗敵情緒提高起來，前方在抗戰，後方也在抗戰，那末一來，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寶 我有一句話要請教諸位……

男甲 什麼話？

寶 我聽人家說咱們將來還是要跟日本講和，這是真的嗎？

楊 不和，不和，我不贊成！

女甲 （對寶書人）你別相信這些話，那全是謠言，日本鬼子不趕走了，失地就不能收復，失地不收復，我們是不跟他講和的。

女乙 講和全是漢奸撒佈出來的謠言。

男甲 咱們的國策早就決定了，那就是「抗戰到底」四個字，咱們全中國的民衆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大衆立正）的領導之下跟日本鬼子拚命！一直到爭得最後勝利的時候。

寶 這才對！這才對！

楊（對賣書人）以後如果有人問你，你就該把剛才這位先生說的話對他們說。

賣 對的，對的。

男乙 那末楊小姐也可以回家去跟你的舅舅說明了參加歌詠隊的事，咱們也想走到別一條街上  
去碰。

楊 就這麼辦吧！（大家散去）

賣 慢點兒，慢點兒，我還有句話要問問。

女甲 什麼話？

賣 敵人的飛機時常到咱們後方來轟炸，咱們爲什麼沒有辦法去對付呢？

男乙 誰說沒有辦法？

楊 咱們也有飛機跟他們打，不過咱們的飛機不多。

賣 爲什麼不多預備些呢？

男甲（笑）你說得很對，不過你要知道，咱們的飛機是從外國買來的，買東西，第一是要錢，同時有了飛機還得有人駕駛，有人裝配合修理。

賣（連轉點頭）不錯，不錯。

男乙 建設強大空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錢，要有人才行。

賣 先生，你瞧我可以駕駛飛機嗎？

男甲 你太瘦弱了，飛行員的身體要很健康才行。

楊 你可以出錢啊。

沒有錢，連生活都成問題。那來多餘的錢！

女甲 這件事是要全國同胞起來幹才行，有錢的人出錢捐給政府買飛機，有力的青年人去投効空軍，做飛行員也好，轟炸員也好，機械士，射擊士，通訊員都好，因為國家正需要這類空軍人員。

寶 真氣死我，偏是我的身體不好，又沒有錢。

（一個傷兵左腋下架着木杖，嘴裏邊罵着邊走向這邊來）

兵 真豈有此理，要人家做你的兒子。

陳 （追在傷兵的後面，氣喘喘地）孩子，你怎麼不認得你的爸爸呢？

寶 又是這個瘋老頭兒！

女甲 到底是怎麼回事？

陳 （拉住了傷兵的臂）你哥哥給日本鬼子的炸彈炸死了，你要報仇去，現在你又帶花回來！

.....

兵 別亂噓，好不好？誰是你的兒子！

陳 氣死我啦，怎麼連父親都不承認。

兵 我假使不可憐你年紀老，我就要罵你這瘋子.....

男甲 這位同志，到底是怎麼回事？

兵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好好的走路，他死命地拉着我說我是他的兒子，總歸是我倒

壓，一溜早就睡到這個瘋子。

陳（捶胸大呼）氣死我，氣死我！

男甲 老伯伯，別這樣，你歇歇好不好？

傷（對寶）把你的凳子借給他坐一回，行嗎？

寶 行，行！（把凳子拿到陳後面來）

男乙（去扶著陳）坐回兒再說，別着急！

女甲 瞧樣子，像是有點兒神經錯亂似的。

陳（坐下）（忽然哭起來）

寶 還只有一點兒嗎？我看他是個完完全全的瘋子，這樣的事我已經不只碰見一次了。

兵 你都看見過嗎？

寶 連今天已經看見過三次。

兵 恐怕不是發瘋，要不然爲什麼只幹估便宜的事，叫人家做兒子，他不會叫人家做爸爸嗎？

（氣忿地）

男甲 這不能怪他，我想他一定真有個兒子去當兵負傷了。

楊 你說得對，這位老伯伯就可憐！

女乙 老伯伯，你別傷心！到底有什麼事？可以跟我們說說啊！

楊 老伯伯，別哭，有什麼事好對我們說啊！

陳 我天天掛念著這麼個兒子，我每夜做夢都夢到他，因爲他在前線跟日本鬼子拚命。

男乙 你的兒子叫什麼名字啊？

陳 他，他叫陳建武，是我第二個兒子。

兵 我又不姓陳，我也不叫建武。

女甲 也許是他認錯了，你可別生氣。

陳 我，我的大兒子叫陳建文，（忽沉痛地狂叫起來）啊，可憐我那樣一個好兒子……（哭）

楊 老伯伯他怎麼樣了？

陳 他，他就在六月十一那天給日本鬼子炸死？（又哭）

女乙 老伯伯，你不要傷心，被炸死的人很多，不止你老人家的兒子一個人。

寶 她媽的。鬼子真太可恨了！

男甲 老伯伯，這種仇恨不是你一個人的，是咱們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我們更想法報這個仇恨。傷心是沒有用的。

楊 對啊，我們更想法報仇才行

陳 我的年紀這麼大了。大兒子給炸死了，我就只賸了一個兒子，可是，可是聽說他在岳陽又受傷了。（又嗚咽起來）

寶 他受了傷是會醫好的，你不必着急！

男甲 你別哭，爲國家受了傷算什麼，就是犧牲了也是光榮的。

陳 什麼光榮！我在年輕的時候也會在孫傳芳底下當過兵，打過仗，帶過花，有什麼光榮？

男乙 老伯伯，你從前是替軍閥當砲灰，爲他們平地盤去打自己的同胞，當然打死了也算不得光榮，可是現在是兩樣的事，這一次的全面抗戰是保衛咱們的祖國啊。

楊 是啊，現在是打日本強盜，咱們爲着國家爭生存而受傷是光榮的，還有什麼難過呢？  
寶 喂，你的家住在那兒？

陳 （神志似乎清楚了些。可是只瞪着眼睛看着他們）

女甲 老伯伯的家在什麼地方？

兵 問你的家在什麼地方啊。

陳 就在那邊，很近的。（指着後面）

兵 （走近陳，親切地）那麼你回家去歇歇罷，你的兒子跟我一樣的是士兵，雖然我不認得他，他仍是我們的弟兄，你把握住告訴我，我以後可以常常來看看你老人家。

團員一起 這位同志說得好。

寶 咱們都是一家人，是該相親相愛的，只有日本鬼子是咱們的敵人。

兵 咱們只放不過日本鬼子，老伯伯，炸死你那大兒子的是日本鬼子，打傷你二兒子和我的也是日本鬼子……

男甲 還有，把咱們的東北搶去了還不够，又搶去了咱們的華北，咱們的南京上海杭州青島濟南武漢許多地方，用飛機大砲來屠殺咱們的同胞，牠們在咱們國內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咱們還能放過他們嗎？

一同 不能，不能，要跟他們拚命，要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去。

（遠處有女人的叫喊聲）

張 陳伯伯，陳伯伯！

楊 陳伯伯？（向陳）老伯伯，許是有人在尋你哪。

陳 我？

張 （上場）不知道又瘋瘋顛顛的跑到那兒去了。（經過大眾的前面）

兵 （向張）你找誰啊？

張 （回頭，瞥見陳，急趨近他）喂，你在這兒，害我找了好久。

女乙 這位嫂嫂，你扶他回家去罷！

張 伯伯，你知道建武的消息嗎？

陳 唔？建武？

張 是啊？建武在岳陽……

陳 （突然站起來）在岳陽怎麼樣？

兵 在岳陽受傷了，是不是？

張 不，不，他沒有受傷？

陳 （忽狂喜）沒有受傷？沒有受傷？真的嗎？

張 （嗚咽）他給日本鬼子炸死了！

楊 又是炸死！

陳 （瘋狂地）誰說，誰說？建武給炸死了，沒有的！

張 是小喜子的爹剛回來說的，在前方鬼子的飛機打着作戰，咱們的人連頭部抬不起來，小喜子的爹跟建武在同一排裏，小喜子的爹帶了化，建武給炸死了。

陳 (瘋狂地兩手捧住自己的頭，跌坐在地上) 日本鬼子炸死我的兒子，殺啊！殺死日本鬼子報仇啊！

男乙 是的，我們該建設強大的空軍用飛機對飛機，以毒藥之毒炸！

陳 殺啊，殺啊，日本鬼子報仇啊！

賢 他又瘋了。

楊 不，他沒有。

男甲 (對張) 三扶他回家去！

楊 (對) 我幫你一同送他回去。

陳 (狂吼著) 殺啊，前進啊，殺死日本鬼子兵報仇啊！

(賣書人及兵跟着叫喊，接着兵和楊，張，一同扶着陳去，歌詠隊又唱起「建設大空軍」的歌，走向別一條街上去了。)

官官官官，敵機來了；

轟轟轟轟，炸彈響了；

千萬棟房屋被轟倒，

千萬人性命被炸掉，

呼號，向誰人呼號？

逃跑，向何處逃跑？

這，這不共戴天的仇恨，



要報！要報！要報！

有錢的同胞們，

多買飛機炸彈；

有力的同胞們，

快去空軍投効；

買飛機，

去投効，

建設大空軍把國仇報；

建設大空軍把家鄉保！

（這一個脚本在舞台或街頭均可演出，我執筆寫時就是預備兩用的。最近由航委會政治部神鷹劇團用過。鄉村民衆的面前演出幾次，收了很大的效果。以後如果有什麼劇團要演，希望用。）

